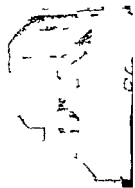


0191-
A0191

石 辭 六 著

中國今後三十年

譚 澤 閩 題



J
3(3)
93

0191
A0191

石醉六著

中國今後三十年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中國今後三十年

目次

緒語	一
第一講 以民族運動建設民族重心	四
第二講 民族意識	四四
第三講 節制主義	五九
第四講 節制的經濟	六六
第五講 節制的軍備	八六

中國今後三十年

二

第六講	節制的學藝道德	一七二
第七講	結論	一三五

中國今後三十年

石醉六著

緒語

九一八週年紀念以來，三星期間，發生的幾件事，如山東隸
劉混戰，國聯調查團發表報告書，鄂豫皖三省剿匪告一段
落，四川二劉的繼起爆發，都是激動人們要叫苦要籲天的
機會有舊日學生金中等數人，嘗約我作一次談話，關於時
局問題，昨值星期日，租債此願拉拉雜雜，雖是激情後的理
知，却已牽涉到各方面金君以為有使大家同聽一聽的必要，
結果，成功了這今後三十年一夕話，管三十年，也許有肯

天路一程
曙光

「知難」恐怕到了三十年，還是一夕話。不過知固難，也有一瞬間的發起，否且永遠無知。今所談雖不一端要點，却只發起一種眼光，藉多端去說明耳。瞬間已足，何況一夕。我們所自信的，是坦白，是向遠大的關係上看。爲談話而談話，思想獨立自由，不作實生活方面的奴隸。我們愛我民族，同時愛我民族任何一分子，希望在冷靜與深刻的眼光之下，談到當前事實與今後設施，要忍耐，要諒解，要諧和。這都是這談話前的準備姿勢，也是我們年來在時局問題上的人生觀的活動過程。要是這前提錯了，那就談鋒愈犀利，搗亂性質愈蔓延，開設在中華民國國土上的許多書店，所陳列的

大多數出版物，早已充分的證明，在我國智識分子的思想支配之下，這中華國土，應該千派萬系的割裂，亂七八糟的破碎，纔有完成各理論家的希望的可能。雖說是各有尊崇思想自由的神聖義務，不過我們相信這自由要以不破壞自己的立腳地爲限。今問題在解決我民族一切的困難，而思想的設計，却先已危及民族的生存，這與個人自殺以圖解決生活困難者何異。中國物質凋敝，釀成精神刻薄，極廣義的刻薄，以理知爲發洩的尾閘。「求仁得仁，」「民族自殺，」似乎正在擴大與加厲。我們相信除了民族情感，沒有理知；除了民族意志，沒有情感，我們的理知的尖端，要從民

緒

語

中國今後三十年

四

族意。情裏透露出來；意識，要從「下意識」裏潛運過來。這雖是區區的談話，却是堵口噤曉的哀音；精思熟慮的結論；成見毫無的定見；方法已窮的方法；敢乞同情的讀者，一滴一滴的熱血，澆滅了各方拾頭的「死光」；一切救亡的方法，要在「民族要求生存」之下，總集合起來；同時要在「民族自己改造」之下，總改造起來。民國二十一年雙十節記。

民族要求
生存與民
族自己改
造

第一講 以民族運動建設民族重心

各位：我們現在的時空，是被苦痛充滿了的，雖然全世界也相差，不遠。我們所特有的苦痛，似乎比世界的某幾部分，性質都要低

恥辱的堆積

下一級，好比橫蠻無理的日本，爲時勢所驅使，爲虛偽的富強所誘惑，吞下炸彈，苦痛正在一天一天的擴大，但他那民族，却摩幸以爲光榮，因爲他們能以無終局的恥辱，儘管向我民族身上來堆壓。我們却靜默的接受了這些國寶似的禮物，一次一次的喚起大眾來紀念，同時並交給歷史去保管。這些勾當，不自今日始，舊式的且不去管他，新式的也有了幾十年的經過，看來我們祖先的血液，恥辱的成分，已經滲入了不少。我們既受了遺傳，又加些新要素，性既相近，習又不相遠，理應以恥辱生活爲自然生活，安之若素，不叫苦痛。但是我們的今天，我們血液的沸騰，不止個人心理的恥辱與光榮交戰，我們着實感覺到恥辱的堆積，是民族自掘的墳墓。就是說，

這所得來的苦痛，不但是主觀的，在情意上難過，實在是客觀的威脅我民族的生存。由祖先到我們，這威脅的程度，逐次加高，其原因雖「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反爲重大。「時乎時乎不再來」，今天還不啻吶「民族要求生存」的大呼聲，我民族在這「地」的星球上，恐怕就要永遠默寂了。

但是民族要求生存，是向誰要求呢？向天要求，天說：我已給了你們「風調雨順」；向地要求，地說：我已給了你們「地大物博」；向人要求，人說：我們都是人類，都有平等自由，你們自己拋棄了，應該自己再取得。這樣，便只能向自己要求了。所以民族要求生存問題，同時便是民族自己改造問題。關於這改造的意見，全國的智識

定說。

分子，尤其是於政治有濃厚興趣的後知後覺，確有了相當的研討，都表示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只有一個啞謎，還猜不着，就是這樣說「說」是對的；那樣說「說」也是對的，方子是對了，病却總不見好，有人以為人家是肯幹的，好比蘇俄，我們老是說，不去幹，最好把「九一八」這一天，做爲說的終結，幹的開始的一天，可憐得很，蘇俄是從馬克思便說起來，說到如今，還是在那裏一件一件的先說後幹，（計劃，計劃，不是嗎？）我們說，還說不得一個結果，怎樣去幹呢！山東的韓劉，不是幹起來了嗎？（國難期中最驚心動魄的打頭一件新聞）當然可以說這是「亂幹」，不過要不亂幹，是要先得有個「定說」，規定下來，不然，我們說韓劉是亂幹，正好比韓說

定力。

劉說「幹」是亂幹，一樣「說」本來是「幹」的友，不是敵。「定說」並且是「幹」的母親或師傅，最要緊的，還是要在一個絕大的「定力」制裁之下，大家依着母親與師傅的規定去幹，幹起來纔格外有效，纔能打破這個啞謎。就是說，改造要建設一個大方法，沒得方法的改造，愈改，愈造大亂之源。我們希望大家還要更進一步，更深刻，更負責的去「說」，就是更實際的去觀察，更公平的去判斷。在一個最短期間內，發見了「定說」，由這「定說」在前面指導使「定力」得一個集中點，那就不怕我民族沒有一個重心了。中華民國，早已暴露爲一個「大弱國」，而對外過弱，是由於對內過強。却從去年九一八以來，發現了「國難」的制裁，連「對內過強」

民族的
重心
大弱國。

的自由也喪失了。在這制裁之下，有兩件大事，似乎已經爲本案所承認：一是大規模的內戰萬不可以發生；二是奪取政權的革命無急進的必要與其可能。在這兩個事實被承認的影響之下，整個民族的精，特別增加了不少的寬容與共信的義氣，就是人民與政府間，政府內部與人民各相互間，忽然減少了許多的鬥爭與仇恨的戾氣。可惜滿佈我全國鄉村的文盲，着實太多，不容易敏活的感受到這新興的大好影響，好比黃河，沈沙萬丈，只這微風吹皺水面，斷難動搖底部。要是四萬萬餘的大衆，都在一個水平線上的話，也許這個外來的被動的制裁力，立刻就要流轉爲內生的自動的制裁力。或且不單是消極的制裁力，又能自由成長，爲全民族的一定

大愚國。

力」作全國建國造產的源泉。不過一年以來，這樣的希望，顯然是「泥牛入海」。中國原來是個「大愚國」。（不識字的約占百分之九十）捉不到自己改造的好機會，「多難興邦」那些話，也不是爲「大愚國」人說的。我們只能愁慘的再等待「民族自殺」的光臨，因爲我們是更加悲憤的不能不祈願「國難」的速去。「自殺」——「他殺」——本來沒有什麼選擇，還是留住「國難」來鎮壓「民族自殺」好嗎？還是「國難」速去，忍受「民族自殺」更加重將來的國難好嗎？在有現成地盤的軍閥，當然選擇後者。我一般大眾，也就不忍誠心願意的去選擇前者。不過如內生的自動的制裁力，到底沒有希望的話，我們寧願「國難」沒有離去，中華民族的一天。

困難不能
加緊內亂

這只是沈痛傷心的話，實在眼前的事實，已經證明「國難」也並不能制裁內亂，「對內過強」的自由，由山東韓劉，四川劉的先後爆發，證明依然沒有喪失在這個當兒，正可打破一切人們的依賴國難的制裁的錯覺，民族不自己改造，縱有外來的淒苦的鞭打，也是狂然真正的改造，要從建立「民族重心」着手，中華民族沒有重心（在「青黃不接」的當中，失去了）。「民族的」大事要做的，沒有「定力」與「定說」，使負責人自己感覺到「必做」；「反民族的」大事，不要做的，沒有「定說」與「定力」，使負責人自己感覺到「必不做」；各民族分子，流而忘返的，自利行爲，刻被一切帝國主義各種嚴重的侵略，所惡化，我民族的存在問題，

整個民族
對立的
民族
大別的一
反的
兩族

民族意識

已大起恐慌。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這民族是早已起了遠心力的分離運動了，向英去的如西藏，（西藏亦將因川亂而去）向俄去的如外蒙，這次向日去的滿洲，已經是第三次整個的民族，至少已劃為兩大別：就是「民族的」與「反民族的」，「反民族的」又有兩大別：一是意識明瞭，明目張膽的反；一是隨同環境，不自意識的反。以前者，如西藏、外蒙、滿洲，如共匪；後者，如軍閥、匪盜、漢奸等。總之，屬於「反民族的」一部分，都是以一切帝國主義各種嚴重的侵略為其直接原因；而我民族的「民族意識」消沈絕滅於被破壞被麻木的事實為其根本原因。這些反民族的分子，勾結帝國主義者以貫徹自利行為的經過，顯然成功了一「民族自殺」的歷史。

民族不健
全現象。

民族健全
運動。

在現代任何一個民族中，很難具備這惡劣萬端不可收拾的現象，這現象叫做「民族不健全」。關係還不到「政治」，「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現在衆人自身都是病態，談不到衆人的事，更談不到管理，所以中國的政治，要有「民族健全運動」在前，做根本的整理，並要把屬於「民族健全運動」的事項，明白劃分在「政治」以外，民族不健全，是需要「民族自己改造」的。真確原因，政治何能爲力，又與政治何關，但直接與政治爲緣的，是政府，政府不自度德量力，儘管用了一半的努力，在一揆泰山超北海的計議之上，去兜攬關於「民族不健全」的事項，到了情見勢絀，夫衆的資備，風捲潮湧而來，又弄到自己走頭無路，真是一誤再誤，錯上加

錯，所以也就永遠不能得一個强有力的政府，因之政治本身一部分，也就更加蕪廢叢脞，無從過問。內憂既已根深蒂固，爛額焦頭，外患自然乘機而起，放手宰割。在這交相煎迫的忙亂之中，熱昏的頭腦最容易作成淺薄的政見，甚至主張不許說，只許幹，只怕大家亂幹起來，現成的政府當然倒，新的政府，更加比現成的容易倒。由忙亂走到紛亂，雖說這個民族的結構，實在是來歷太長遠了；人家來替我們結束，怕也費不了一年半載的工夫罷！

中國文化，因為精神獨尊，走入玄虛生活，因為玄虛生活走入「物質凋敝」，現在物質凋敝這點，使「民族精神」萎縮（精神由物質得充，物質由精神得活，二者不能跛行，不得偏廢），「正與

物質凋敝
民族精神
萎縮

大貧國。

軍閥。

政治形式
與政治內容

的貪污
「白色貪污」。

「文藝復興」時代歐洲承中世黑暗之後，缺少了自我的活動與思想的自由一樣，所以「文藝復興」是歐洲的民族健全運動中，國民族不健全，總因在於「物質凋敝」成功了一個「大貧國」。前清末年，所謂西太后，慶親王，爲政府方面貪污的中心，已經代表說明文化上物質凋敝後的需要。辛亥革命，智識分子，眼光只注重政治，而政治的實質，卻又一轉而落於「軍閥」的手中。在各項「政治形式」（政治形式例如專制主義，民主主義，獨裁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就是所謂「政體」，不過社會主義等，已經是政治內容（詳後）與政治形式共變）的旗幟之下，實際繼承了西慶的貪污衣鉢，（有人稱爲「白色貪污」）二十年來，大同小

的民族尖鋒
分子

異，空氣並沒有清新過一次，這也許是大貧國的唯物觀的必然過程。原來，中國已經是一個大愚國，民族的尖鋒，當然靠着知識分子。現在的智識分子，雖歧爲文武兩途，但其只在政治上，競爭出路，是一樣的。（民族不健全，有二千年來的積貧積愚積弱，民族自己不過問，全累到政治問題上來，而現代的政治，實無處理這些重大危難的方法。）他們自己已是不愚不弱。（對本民族的比較。）只剩下來的貧，是巨壑難填的，政治如何不會貪污化，由他們代表的民族生活，就是指示這民族如何緊急的需要物質，不過文的智識分子，還能想到如何去生產，武的，有槍桿作工具，以佔領與繳取爲手段。（有人稱爲「赤色貪污」）軍閥社會，到處是「一邱之

大貧國的「
赤色貪污」

軍閥化的
子孫

剝奪權利
不歸誠
義

貉，所以一時的惡勢力，還得讓武的仰首伸眉，同時他們便有了地位，去吸收文的智識分子，文化還是這文化，生活還是這生活，照常習故，無從界劃鴻溝，縱然本來不想做軍閥的智識分子，東扯西拉，也就只得軍閥化，整個革命黨的組織，便自己破裂了。（「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以來，在表面的成功之下，自身破裂其組織，」這是軍閥化的結果，「民族不健全，」黨也中了他的毒，）同時更一般的惡性貪污化，有人說：軍閥是封建勢力，我們以為還說不上，封建社會的封建主，對於他的子民，義務權利，也得同等的擔負，我們的軍閥，不但與封建社會，久斷了歷史的聯繫，並且他們所割據的，只是權利的部分，財政軍防的地盤，關於義務，完全是國家的，外敵

只許敵人
守國人不
守國人不

襲來，也不負守土的責任，並且拒絕其他軍隊來負守土的責任，請看共匪如何得佔有廣大的赤化區域，日本如何得席捲東三省，眼前的熱河，如何坐視無救，便十分明白，又不但不負人民與土地的主義務，凡經過他們的統治的，剝削摧殘，只剩下民無生，他們自己還嫌肥滿得不够程度，軍閥軍閥！他們只是畸形的時代，妖孽，只是赤裸裸的物質的飢餓者，武力直接壓搾人民，而可以拿「政治」掩護一切前非法，「苛捐煩稅」繼之以匪亂天災，使農不能農，工不能工，商不能商，經濟為之總破產，社會為之總動搖，「民族滅亡」的基礎，全由他們堅固的築好了，由此可見軍閥與貪官污吏一樣，是過手的物質淵藪之果，同時又是將來的物質更加淵藪之因，所以

的結果。

全的
原因
緊急

一切內亂
的
原因者

民族不健全，根本的，因是物質凋敝，緊急的，因，正是軍閥割據，
的，局面不打破，不但物質建設的唯二障礙，無從消除，並且中國是
永遠無法得救的，因為他們，又是一切內亂的製造者。原來「政治」
不單是簿書文電的往來，非與人民土地發生關係不可的。而我全
國的人民土地，與一切政治的實質，都屬於一切軍閥。他們轉以擁
護中央，或隨中央權勢的分合，勾結，抗拒，以為永久割據與地盤發
展的條件。這些把戲，二十年來，如一日。最近在國難的制裁之下，
將為敘述。然廣東一角，問題正多；山東混戰，已三星期；四川日來正
準備大戰，其原因要非一朝一夕。劉文輝曾於「擴大會議」時，領
銜魚電，鄭汴既下，劉湘又為之緩頰，卒保留其主席位置，及行政院

長易人，中央政局一變，劉文輝挾去歲參加黨政鬥爭之功，遽有川康邊防司令官長之要求，幾令中樞爲之受窘，而劉湘與之交惡，由此更甚。此事在中央關係人，殆亦不能無恨。這是中央的文武，如何被軍閥吸收，如何軍閥化的一例證。所以政府也不能不。半是保障，或助長軍閥的地位，因此更遭大眾的疾視，我已說過，政府用了一半的努力去管民族不健全的事項，現在又以一半的努力去保障助長軍閥，整個的政府被政治以外的麻煩佔據了他的職務，糟蹋了他的地位，當然談不到一政治上軌道。由此，又可見「民族不健全」與「軍閥割據」這兩大浩劫，是不能希望政府去負擔去解除的，不過「軍閥割據」只是民族不健全的重

政府對民族
各一半的
努力

中國兩大
浩劫

大部分，在健全的民族的洪爐中間，軍閥也許自然溶解。我們相信只有喚起一個與「文藝復興」相類似的「民族健全運動」是一切救亡方法的根本方法，要賦與政府以正當的職責，也不能不把這關於「民族不健全」的事項，移轉到民族健全運動上，由民族自己改造起來。

我們希望全國智識分子，眼光都注重到民族健全運動上面來。處心積慮，刻刻在奪取政權的革命，在大規模的內戰，雖立意是在從政治去救政治，但明明是「揚湯止沸」，明明是從荆棘叢中出發，更向無邊的荆棘叢中走現成的軍閥，已經「得其所哉」，當然是保守的文的智識分子，手無搏雞之力，除了搬出甲軍閥，打

從政治去
救政治

倒乙軍閥，助長離軍閥，取代父軍閥而外，實已「五技俱窮」結果，其自身仍爲軍閥所棄，我們所以不能不愛憎的，並不是替他們作不幸的打算，要是四萬萬餘的大衆，都在一個水平線上講話，那就所謂民族健全運動，自然易如反掌，並且也就無所謂不健全了，只可憐我這大愚國智識分子，寥寥可數，而武的既已軍閥化，並且已經吸收了大部分的文的，這些分子，已經都是「反民族的」了，他們已經是隨同環境，不自意識的「反」了，所以夠有資格來擔負民族自己改造的人們，在數量上，當然更感缺乏，我們眼前最要緊的認識，就是「民族的」與「反民族的」這大區別，這是一民族意識的結晶，是擔負民族自己改造的分子，當然要與一切「反民

最要緊的
認識。

軍閥的組織
是完密的
民族一破
壞一天

一個普通
的武人橫
領地方政
府的一國
家

族的一的軍閥絕緣，無論是友是敵，因為軍閥有了組織，便是一民族自殺。一的組織，軍閥的組織更完密。一天，便是民族的組織更破壞。一天，我們的敵人，公開的譏笑我們是一個沒有現代組織的國家，實在我們找備了書本子，走盡了全地球，那裏有這樣一個普遍的武人橫領地方政府的國家。現代組織的國家，就是民族組織的國家，我們的軍閥，恰恰是反民族組織的，這還有什麼抵賴的餘地。那恰是同一樣的有組織，一牽蓋千里，一就只爭這一民族的。一與反民族的。一的關係，但這是方向對不對的問題，不能與文化未開發的問題相牽混，（中國並不是徹底的。一盤散沙，更不是原始的無組織。）以取便於。一含沙射影，一外交宣傳的惡作劇，世界明瞭

人，自然知道中國的癥結，在此不在彼。我們相信這樣普遍的軍閥，佔有一切地方政府，任何萬善的中央政府，是不能爲善的。（一）十七年來募債九萬萬，內戰三四次，兵士死傷數萬人，青年被囚殺者數十萬，共禍蔓延，東北淪亡，「這一筆賬，要向軍閥算。」反之，要是軍民徹底分治，各盡專門之長，則任何萬惡的中央政府，也是不能爲惡的。智識分子，要有分析政府的忍耐力，請問：現政府是萬惡的嗎？如何有存在的可能？是萬善的嗎？如何又得不到大眾的滿足？這在民族、人民、政府三方面相互關係的現狀上，很值得考究一下，我們的分析是：（一）民族不健全，這改造的責任，應歸民族自己負之。（二）民族自己不負責，政府一越俎代庖，「掛一漏萬，當然失

民族自
不負責

孫文主義
的政府

敗（三）人民認這種失敗爲政府自身的失敗，實則與「政治」無關。（四）政府因職責外的失敗，失却人民的擁護，但人民將因短命政府的起仆，而更增加其困厄。照這些情形說來，政府過分的負擔，是我民族自己不做事的證明。只要政府不是一「反民族的」，當然不致徹底與「軍閥」站在一條戰線，來攻打人民。因爲中央政府的來歷，是一「孫文主義」的產物，在中國社會上，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有了三四十年的歷史，我民族都信仰他。國際間都知道他，是一「民族的」，是反「反民族的」，凡是一「民族的」，都是民族健全運動所絕對擁護的；凡是一「反民族的」，都是民族健全運動所絕對反對的，所以我們應該坦白而堅決的去擁護孫文主義的中國。

中央政府而絕對反對一切一反民族的「軍閥割據」的地方政府。更
是我民族擁護中央政府的程序已經具有實力當然中央政府更
容易制裁地方政府當然統一更有效當然民族組織的國家更有
望況且今日的軍閥我原說是一武的智識分子，他們有理智有
情感有意志而他們的知情意也未嘗不與民族的知情意，在依流
中，互通氣脈，一旦天良激發，全國自新，他們也許交出地方政治專
盡力於軍務或交出軍權專心民事軍人本可為大政治家，惟不得
統兵以治民，以武力包庇政治，以政治破滅武力，合之兩傷，離之兩
美，最好以明年五月五日為全國軍民分治日，這纔是民族意識大
覺醒的第一收穫，我們也是不能不準備這樣去諒解他們的。

孔子主義
與孫文主義

我們現在要拿諧和的精神，來考慮「民族重心」這問題。如何得成功一個「民族的重心」應該是一種定力，在一種定說之下，爲緊密關係的結合。致如以因果論定說似因，定力似果，要使定力出現，當先確定這定說。也許社會與歷史的情況上，有時定說與定力，各自有其存在的地位，得一民族運動的機會，把既成的事實，得新意義的結合。這就只算是相互爲因果，這個，也是人類的常態。總之，不能突變的發生，無因而至前。我們相信於我民族最適宜的「定說」，從遙遠的歷史上去追求，有「孔子主義」；從新近的歷史上去追求，有「孫文主義」。這兩主義的活力，浸透在一般民族生活中，都是活潑潑的紅血輪，正在運行。比較其他任何一種定

孔孫爲一
人格。

說材料，不失爲天然的中心，並且孫文主義在「民族精神」的前提之下，全然同孔子是「沈潛一氣」的，實已合兩人格爲一人格。我民族在當前的危難關頭，如果需要建立定說的話，天上既不落

孔孫綜合
即一定
就結合。

下來，地面又生產不出，最好就採決這個綜合體——「孔孫綜

合」爲唯一的合格者。但是「定說」縱然這樣決定了，要如何與

「定力」結合一致？這是更實際，更具體的問題。現在且先指出「定

力」是什麼？這也許有多方面不盡同的意見。我們以爲「定力」應該

是民族中間的幾種組織，常設的而且最有力的組織，是政府，其他

或常設而不必最有力，或有力而不必常設的人民組織，都是「定力

的依托所」。（孔子主義，演爲「儒家文化」，其與過去「定力」相

儒家文化

如何達成
定說與定
力

結合的（各朝代）歷史，是很好的參考。不過全民族的意識，總要相近於一水平線，纔能對於時代的普及的定說，及其關係，有敏活的感受與實際的觀察及公平的判斷。纔能各部分在各種組織之中，齊一的表現「定力綜合」。因為這不單是理論的關係，由相當的智識，去育成民族感情，堅定民族意志，這些方面的工作，更為重要。「定說」是自身沒有力的，需要民族的定力，整個的運用上去，然後「定說」以外一切胡說，都得了鎮壓；然後「定說」自身一切效能，都成了福利。倘使民族的理知愈混沌，民族的感情愈破裂，民族的意志愈薄弱，因之，追求「定說」的心力，也就愈不熱烈，愈不緊張，定力便愈加渙散，定說便愈成爲空談。到了這一步，大

家。忽。又。一。擊。鼓。求。亡。子。一。似。的。來。尋。找。定。說。定。力。真。所。謂。一。失。之。交。臂。一。國。難。臨。頭。民。族。的。末。日。將。到。已。不。容。絲。毫。客。氣。用。事。了。定。說。是。現。成。的。在。這。裏。地。下。生。的。天。上。落。的。都。一。點。也。不。適。用。只。要。我。民。族。自。身。加。緊。健。全。的。工。作。（智。識。分。子。直。接。負。責。）把。集。中。在。一。個。綜。合。點。的。一。定。力。一。齊。一。的。發。揮。出。來。就。一。切。都。有。希。望。了。就。萬。事。都。現。活。氣。了。

健全工作
的負責者

人民組織
的結合
定力結合
的統一
立在一
上

定說與定力結合一致的問題，如更做實際的具體的說明，就是應該使一個政府的組織，建立在這定說之上，同時，更要二個集中的人員組織，也在這同一的定說之上，開展起來，並且從政府組織，人民組織，兩組織的自身出發，也是需要一個根據，一個歷史的

民族的根據，有人說：「如果創制了『憲法』，便兩組織都够有根據了。」這未免太笑話。憲法，從外國搬到中國來的經過，因為歷史的民族的根據不存在，完全成功了政客的玩弄品，這已經是不能再演的失敗。並且要問：這提出憲法來的主動體，是誰？是什麼？大抵總不外乎「全國國民」、「全民族」、「全國職業團體」、「全國生產人民代表」等等答案。這些渾括而無內容的名詞，都是一樣的分量。實在只是部分的部分，只是任何人都感覺空虛的偏而不「全」。全國百分之九十的文盲，正在「救死不贍」，那裏會管這些閒事，還怕不是照例仍由幾十個幾百個智識分子，明的暗的，娘的媽的，包辦一切完事嗎！可憐，我這大愚國！屈指可數的這幾個人，

更沒有使用魔術的餘地。又有人說：「今日的大難題，就是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力量取而代之，殘餘勢力，如北洋系，安福系，研究系，政學系等等，都沒有這個資格起來接受共產黨，並無建國的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入股。」這些話，是黨外人說的，應無所袒。這就是說，國民黨離開政府組織的時候，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殘餘勢力或共產黨組織政府，便是「無政府」（但不是無政府主義的無政府）雖然他還抹煞了二個「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國家派（金君以為這派有依靠的殘餘勢力）的事實，當然不必另為提出。但是殘餘勢力與共產黨的把戲，誰不知道是幾個文武兩途的智識分子幹的，誰又不感覺空

幾個同行
的拉幫式
的起介問

一條不約
而同的盡
頭路

虛而又空虛，今日之事，大家應該知道我們的智識分子，是早晨在書店裏翻翻書，晚上便去實行，把中國國土，手派萬系的割裂，亂七八糟的破碎，來完成他們的理論。（軍從光明方面看）結果，仍是幾個同行的「拉幫式」的起介問題，談不到民族生存與政治關係，他們只算是馬馬虎虎的認識了「個人中心」，那有明瞭的意識，去認識「民族的重心」，原來，智識分子，應該是民族健全的表現，這樣看來，也只能算是民族不健全的结果了。民族的尖鋒，倒轉頭來，殺傷了民族自身，要是這一着，悔悟不過來的話，那就什麼天經地義的定說，都沒有齊一意志的作用，心志愈不齊一，定力互相抵消，一條「不約而同的盡頭路」，就是望着「自殺」的地平。

線，莽蒼蒼的奔去罷了。

定力實在也一半是現成的在這裏，就是現政府的組織，是孫文主義的系統，一個穹窿似的民族國家，得發現一個主石，而且這主石事實的得適應時代，佔取地位，被人擁護，這真是民族國家生命之寶。（甘地的民族自救運動，不免宗教的復古的色彩，尙且爲印度民族所贊。）不過嵌合牢固的工作，必待耐心試驗的幾次以後，如果連一次試驗的機會，都還沒曾到來，便自己懷疑自己，只算是人格破產的「自暴自棄」，一般襲取歐化的皮毛者，害多利少，應比試驗孫文主義的次數更多，何以從不聞對歐化懷疑這樣的「舍己從人」，是民族自毀的凶德，現在黨政事務的烏煙瘴氣，也

耐心的試

的人格破產
的自暴自棄

「認清自己」

許可以釀成全部的致命傷，但這固是不肖黨徒應負之責，更是我民族自己不做事的證明。「有心忘國的罪惡，更大於無心亡國。」我們要充實孫文主義，先要認識自己是「民族的」與「民族的」的孫文主義，結義在一條戰線上，好比江河朝宗，前波去，後波續，日新又新，改造極易，但河床是不可遷徙無定的，橫決亂流，飄蕩人物，沉沒廬舍，洪水爲災，言之心悸，只有「一心」，「纔能合作不致相撞，分工不致相背；只有「一德」，「纔能風俗轉入純潔，習慣轉入振作，誰能禁阻我們不信仰孫文主義，誰不從「民族重心」出發，做閉戶的開放者，誰便是「黨的魔鬼」；誰要從「個人中心」出發，做系統的封鎖者，誰便是「國的罪人」；孫文主義的寬博宏大，非以

「一心一德」

如何使孫
文主義得
一結論。

全民族爲試驗場，以全國智識分子爲工作試驗者，不能得一結論。日本民族，拿他們極不時髦的皇室，爲民族重心，婦孺都去擁護他，爲活的國寶，雖然結果只贏得「武力政治」，但九一八的痛史，却已開展在我們面前。說一句老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我希望一切智識分子，眼光都注重到「民族重心」的問題上面來。成功一個民族重心，應該是一種定力，在一種定說之下，結合一致。定說，既有了現成的「孔孫綜合」，定力，又有了現成的政府組織，爲完成一種「定力」綜合「一見」，在適合國情方面上着想，不得不希望一切情願脫離「反民族」的關係的智識分子，與一切本來努力於「民族」的關係的智識分子，大家團結起來，成功一個以民族

今後三十
年，做十
年的試驗
時

馬精大會

健全工作爲中心的「人民組織」來倡導更廣泛的民族健全運動。這組織不是政治團體，更不是政府的助治機關，是「國族團體」。
（孫中山先生說的）的代表體；是全民族擁護孫文主義的發動機；是擔負清除或修正「民族不健全」事項的工作場；是絕對擁護「民族的」中央政府，去改造「反民族的」軍閥地方政府的試驗室。這組織可以叫做「民族大會」，或簡稱「民會」。至於涉及細部，當然不是本談話的問題。在這樣的政府人民兩組織的「定力綜合」之下，實現「孔孫綜合」的定說，這樣一個民族的重心，如果要扶植使他成立起來，至少今後三十年，中華民國應該「絲不亂秩序井然的統治在這範圍以內，就是說，孫文主義的一次試

驗。至少要指定今後的三十年；就是說，孫文主義，至少還得統治中國三十年，訓政固然是孫文主義的訓政，憲政也是孫文主義的憲政。「政治形式」值不得多大的爭執。

時間的空
不差的實

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了，這「定說綜合」與「定力綜合」的大綜合，便等於「民族重心」。中國現在是古今中外的「青黃不接」。古今如何不接？是新舊社會的差別，成了互斥；中外如何不接？是海洋文化（何謂河文化，洋文化，以後再說）的衝擊，失了常軌。只有這唯一的「民族重心」，在「民族意識」的大覺醒之下，不但集中現在的全國民力量，並且集中古今中外任何可憑藉的一切力量，以消去這時間的空間的「不接」，而得一終局的「諧和」。

關於精細的討論，尚不是本談話的步驟，我們應該把以前所說的，略為結束一下，以便利用時間，提出以後所應說的，爲我們這個「談話」作一個終結，現在列舉十八項「簡語」，（我們不喜說「標語」所以稱簡語），重言申明，結束以前的旨趣。

- 一 我民族要求生存。
- 二 要生存，要民族自己改造。
- 三 改造要方法，要建設。（一個單位的）民族重心。
- 四 只有「定說綜合」「定力綜合」的大綜合，得成功一個民族重心。

五 定說綜合，「是孔孫綜合」。

六 定力綜合是「民族的政府組織，與民族的人民組織之綜合」是「孫文主義的政府」與「民族大會」

七 打消一切「反民族的」的定說定力永遠不得在中華國土上，看其存在，凡反「民族的」的，都是反動的。

八 民族大會是民族健全運動的中心。

九 民族不健全事項，我民族的，比較世界各強盛民族，特爲繁重，政府擔負不了。

十 政府不以民族不健全事項，劃交民族自己改造而致失敗，將陷於無政府地位，但民族不能一日無政府。

去最公允的，是民族擔負「民族不健全」事項，政府擔負。

「政治」事項，分工互助。

三 在擔負民族不健全事項上，應該有一個人民組織，在定中綜合上也應該有一個人民組織，最好是合用一個組織，民族大會。

三 民族大會，民族健全運動，都建設在「民族」的「反民族」的「分析」方法之上，即「民族意識」之上，民族意識不存在，民族亦不存在。

三 民族大會，以民族健全工作爲中心，其副作用，爲安定政權，督察政府。

三 凡是「民族的」，是民族健全運動，所絕對擁護的，也是民

族大會所絕對擁護的，凡是「反民族的」，是民族健全運動所絕對反對的，也是民族大會所絕對反對的。

六 孫文主義的中央政府，是「民族的」，軍閥割據的地方政府，是「反民族的」。所以民族健全運動，民族大會都絕對的擁護前者，反對後者。

七 軍閥割據的局面，是我民族一切困難的總原因，有了軍閥，沒有民族。

八 民族健全運動，是全民族的運動，民族大會，是全國「民族的」的智識分子的集團，與孫文主義的政府，緊密合作，以鞏固「民族重心」為目的，至少以今後三十年為統

治期。

以民族運動
為重心。

政治的比較
與民族的比較。

以上所談，大概是「以民族運動建設民族重心」的話，都與「政治」無關。我們為時局問題，發起談話，當然要注意到政治的重要。不過中國的政治，要不是斬新給與一個新生命是愈談愈糟的。現代一般民族健全的國家，無論遭逢什麼大事，一經說到「舉國一致」，立刻便能發生最大限度的國力，而且絕對有效。保有四千年文明歷史的我民族國家，卻辦不到一般智識分子的研討，都只集中在「政治的比較」，（什麼幾年計劃常在他們的憧憬之中）而從不留心到「民族的比較」。即令因為比較政治的關係，偶然感覺到民族不健全的影響，他們也「不求甚解」似的，以為

這是另一問題，但事實，却已陷入「不揣本而齊末」的危運之中。這全是我民族的「民族意識」不明瞭的自白，所以我們應該進行政治談話以前，確有先談「談民族意識」的必要。

第二講 民族意識

自養自衛
自教三單
位。

一個人要生存，有三個單位：第一，是自養單位；第二，是自衛單位；第三，是自教單位。一民族，也是三單位必要具備的，少許的差異，就是個人不是絕對的自養自教自衛，民族的養，是絕對的自養；民族的衛，是絕對的自衛；民族的教，是絕對的自教，無依他的可能。要是自養不成一單位，便叫做大貧國；自衛不成一單位，便叫做大弱

國自教不成三單位，便叫做大愚國。大愚國中無智者，非無智者，智者無所施其技；大弱國中無強者，非無強者，強者無所逞其勇。（蔡廷鍔先生，也不是例外。）大貧國中無富者，非無富者，富者無所用其財。大羣的社會，只爭強半與弱半，即多數與少數，是非由此而決，得失由此而定。勝負由此而明，所以是非，得失，勝負，雖常住在平衡狀態中，而多數所指，是者非之，非者是之，得者失之，失者得之，勝者負之，負者勝之。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一切最高的與最後的命運之決定，永遠循着這軌道而行，未嘗有何變化。這就是說，少數的是非得失勝負，皆不足介意。這就是說，智者的技，在大愚之下，只有更增其狂怒；強者的勇，在大弱之下，只得更速其退縮；富者的財，在大貧

這這了什麼
麼麼創了什
麼麼創了什

之下，只得更釀成悲慘，積極的沒辦法，固然已够悲觀，消極的無出路，更加是致命傷，「山窮水盡既無路」，當然只能向「柳暗花明又一村」走了。人類的「意識」，（意識是一切知的原始尖端，知之所以難，在這原始尖端忽然發起。）是最富有神奇性質的，大眾的什麼困難，只怕沒有意識到，「意識了什麼，便創造了什麼」，「意識到」一切困難，要求解決，「便創造了解決方法，如今圍困在太貧、太弱、太愚國中的我中華民族，究竟自己意識到了沒有？這是極嚴重而整個的問題，由現在的事實證明，我們相信還沒有意識到這些事實，可舉兩方面來說一說。

民族意識
的破裂

第一方面，是我民族正在從事於民族意識的破裂，何謂民族

民族意識
上強弱的事實
破裂的

民族意識
上貧富的事實
破裂的

民族意識
上智愚的事實
破裂的

意識的破裂？就是本民族中的分子，破裂了。『整個民族自己所應該意識的』，就是民族意識的破裂。從強弱的事實來破裂的，就是三千年來民族自殺相習成風的軍閥，他們『地醜德齊』，各霸一方，魚肉同胞，以充實互殺的陣容；勾結外寇，以加強互殺的力量。這是羣類間而普遍，中外所共見共聞，婦孺皆談虎色變的情形。用不着此種多說。從貧富的事實來破裂的，就是赤匪、土匪、奸商、變民、變兵等等，幾於無地無時，不乘間竊發；又無地無時，不有複雜的政治利用關係，在其先後。國家面目，全然突變，仇我者以『匪國』相傾，助我者援『自助』為前提。這更證明那些民族分子，已經完成『民族自殺』的工作，正是很明白的經過。從智愚的事實來破裂

的，就是全國青年學子的思想煩亂，反動政客的陰謀起伏，大抵較智者佔較愚者的便利，較愚者供較智者的犧牲，派系之多，更難悉數，有黨外的，黨內的，有組織的，無組織的，激烈的，平和的，軍閥走狗的，官僚走狗的，學者的，浪人的，佈滿了一天的暗雲密霧，當時局更顛危的機會，他們最有力量，製造新趨勢的混亂，也許只是時間問題，連同強弱貧富兩方人物，至少有興風作浪的可能，而他們便爲其前驅，他們最高興的，是討論「政權以如何形式而存在」的把戲，各以一種「政治形式」爲旗幟，以取便於反對其他，或爲交換條件，總之，派系雖多，愈忙亂，在政治形式，便愈荒廢，在政治內容，無論何派何系，沒有不想從一種政治形式上，立刻走上一條生路的。

但我相信無論何派何系，也沒有不會從政治內容上立刻走上一條死路的，如果他們的形式旗幟樹立起來了的話，愈從時間方面累積一刻不得安寧而無限多的革命潮，便愈從空間方面表現片土不能統治而無限少的統一力以上，是就中華民族中的較富較強，較智者這少數部分，指出有領導資格的人們，為我整個民族所造的孽，民族意識的破裂。

第三方面，是我民族正在從事於民族意識的麻木，破裂民族意識，要有社會行為麻木，只是精神狀態，但是民族意識麻木了，便民族精神也就掃地了。在中華民族這些大貧大弱太愚的多數人內，無文教的啟示，外有環境的刺激，「既無恆產，又無恆心，」一奶

強弱事實
現出來的
麻木。

子長，便是娘，」這樣失去常度的生活上，民族意識，當然是不自意識的麻木，此地暫不多說，最可憐的，是顯然自意識了的少數人的麻木。這回國難中，最傷心慘目的經過，好比從強弱的事實現出來的，就是「軍事的不抵抗主義」。軍人以捍衛國家為天職，任何關聯的政治意義，不得為放棄天職者所藉口。東北軍人，真正的退縮原因，全是在強敵的威力耳濡目染之下，麻木了自己的民族意識，足以證明軍事教育的破產。從貧富的事實現出來的麻木，便是「經濟抵制」聲中的買賣仇貨，與為虎作倀惟利是圖的漢奸。所謂「利令智昏」，昏就是麻木，但這些人們，也是他們的環境，造成「錯誤在先，直接受「利」的絕大壓迫，「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從貧富事
實現出來
的麻木。

民族經濟

從實出
現的
麻木

自我向上
與對象向

反自化。

要是從「民族經濟」上，有解放他們的可能，那就利中有義，義中有利，義利一致，誰又不願「心安理得」的去團結愛國。至於從智愚的事實現出來的麻木，這範圍就更加廣大了。這不必單從國難的經過中，去求說明，卻全是國難的整個原因。原來文化上的所謂價值，都是關於智愚的事實，「向上」是價值的要求，是人類最強有力的心理。西力東漸以來，我民族承物質凋敝之後，向上心理，起了全部方向轉移的大變化，就是一切「自我向上」，「全部從」對象向上」裏表出。這就是說，民族的向上心理，不是自我向上，只是對象向上。這項向上的分辨，在民族意識上，有深廣的應用。「中國向來不勤遠畧，而以異族向化為美」，今則異族不必向化，而我族

爲。反。向。化。如。水。就。下。愈。浸。愈。廣。就。是。學。藝。上。的。高。潮。也。是。一。樣。的。趨。勢。留。學。回。國。的。人。們。佔。領。了。『。斯。文。』。界。的。最。高。支。配。而。言。必。稱。外。洋。『。言。爲。心。聲。』。表。示。他。們。整。個。的。心。都。爲。外。洋。所。佔。領。『。我。們。應。該。反。省。』。好。比。說。一。句。話。我。反。省。這。是。誰。叫。我。說。是。我。的。所。學。叫。我。說。還。是。我。的。民。族。意。識。『。應。用。我。的。所。學。』。叫。我。說。這。顯。然。有。主。客。的。分。別。由。客。變。主。問。不。容。髮。例。如。我。國。教。育。模。仿。美。國。太。過。前。次。國。聯。考。察。團。來。華。考。察。教。育。便。如。此。批。評。我。們。這。就。是。留。美。哥。倫。比。亞。教。育。學。院。的。學。生。一。派。所。貢。獻。的。當。然。是。客。的。成。分。太。多。主。的。太。少。』。從。風。嚮。往。百。倡。百。和。青。年。男。女。中。毒。更。深。凡。屬。於。『。一。洋。文。化。』。的。一。切。對。象。可。愛。重。的。當。然。不。惜。自。菲。薄。其。祖。宗。以。示。新。的。崇。奉。『。這。不

不自意識
的媚外。
反倫理的
利他主義

是崇拜，崇拜，是完全自由的精神沒有民族意識所暗示的痛苦爲之牽累。就是不可恕的，莫能忍的，漸習既深，也就恕了他，忍過去了。這樣「不自意識的媚外」——「媚外」最易轉爲漢奸，實行利他，但這樣的「利他」是不道德的，是反倫理的，叫做「反倫理的利他主義」。中國的軍閥，赤匪，叛逆，漢奸，以及爲洋文化作義務宣傳的人們，都是言帝國主義者之言行，帝國主義者之行，都是這主義，與人類一般求生方法相反。真是民族精神，修養上不可計量的損失。豈止薄物細故，直已橫流滔天。這正是「對象向上」的心理，隨時隨地，間接的在表現着，比較直接的表現，如在交際或交涉時，範圍更廣大得多，不過這直接表現的關係，也就更低賤了。

我民族的價值。例如我堂堂的外交官，各大都市的有身分的工商分子，說是主客周旋，實已狗虎對待。主方雖不自稱「我是狗呀」，客方固早以虎的神情，凌之。甚至主方雖不自認「你是虎呀」，客方且斷以狗的恍惚，描之。每次會晤的經過，只「下意识」的覺得「若有所失」，而並不自意識到「民族意識」的心絃的顫動。這樣精微奧妙的麻木（對象愈強有力，則「對象向上」愈積極，同時自我愈被壓，續麻木，是施強受壓的結集）只有從前的曾國藩左宗棠們，在「民族的誇大」之下，作成了例外。要是他們的世界智識，不那樣「愚闇」的話，這「誇大」並不是不可寶貴的。因為這是自己向上的方面，是「民族的」，不是「反民族的」的方面。

精微奧妙
的麻木

誇大與
愚闇

近五年來，對外的一線曙光，似在「誇大」與「媚外」的中間出現。只有這「不自意識的媚外」精神成分，直轉入「下意識界」，確有習慣成第二天性的趨勢，所以值得大家回頭猛省。

我曾居留歐洲美洲及日本，旅行本國江海各都市，以觀察與內省所得的親切經驗，不能不承認這對象向上的心理，已奄有我民族精神之大部分。人民生活着在這「民族意識破裂與麻木」的病態中，正待國家教育的啓迪，而教育自身的性質，卻只能更誘導他們的對象向上。中國沒有宗教，「孔子主義」也失了威權，遠不如印度民族，還有「自我向上」的最堅固之堡壘（宗教）爲其保守性的屏藩。英人治印度百年，至今不能改易其風俗習慣，可見

國家教育

民族不亡，在不同化，不同化，在個性文化獨立，以「自我向上」抹煞「對象向上」譚組庵先生曾勸我「莫出洋，看西洋鏡便得。」這話，嘲笑出洋人的結果，滑稽到了什麼程度；不重視西洋人的成就，嚴重又到了什麼程度，好像是曾左的精神復活，而他卻十二分的尊重專門的學藝，當然我民族是更需要「完成自我向上的科學」以解放這「物質凋敝」的，倘使我民族大家都看破了這個，也就可以說「民族意識」自性的發動了，我已經說過，「食污」是表示這民族如何緊急的需要物質，「這對象向上的心理，在客觀的因果關係上看，更顯得是表示這民族如何緊急的需要物質」一般所謂「摩登潮」也就是施強受壓所結集的麻木生活在「摩

康登程孟
實心是物
的飢餓
者。

登潮「裏度日的青年男女，其所努力的「民族自殺」工作，雖與軍閥各異其方，卻一樣是物質的飢餓者，所以將來走入軍閥或其走狗，正是志同道合，駕輕就熟，悲觀論者，誤認民族精神缺少需要所惹生的現象，爲民族精神自身，這全由於流行風氣，誤認對象向上爲自我向上，這種對照，激射得來二者分析不清，爲民族精神求需要者，或不惜以民族精神殉之；爲民族精神存自身者，或又不惜以捐棄一切需要當之。主奴出入之見，新舊異同之爭，二十年來，得不到一個中心觀念，所以爲建設中國物質的工作程序起見，也不能不從「完成自我向上」這根據上，發展出來，這都是「民族意識」覺醒以後的發見，我民族雖如何緊急的需要物質，但沒有經

的，苦卓絕
的主觀勢
力的。

的，民族精神
的，不在自由
的，延在自由
的，上的，質由
上的，不自
質由不自

過「自我向上」的審查以前，任何他民族的貨品或文化財的要素，都不許無意識的苟且享受在堅苦卓絕的主觀勢力之下，纔有支配或排斥客觀勢力的可能，也許這就是創造「民族經濟」的原理，建設「民族經濟」的動力，使我民族自由的在物質上延伸不致不自由的在物質上墮落如此，由民族意識的發動，要求民族精神的開展，更以民族經濟的建設，救濟民族精神的飢餓，是爲由「民族萎縮」進入「民族活躍」一期總之，民族的一切，應由民族自意識之喚起，正確銳敏的「民族意識」是中華民族新生命的開始同時，也就是完成我們要求民族任何一分子，自己去證明「民族意識」貫徹始終的存在。

政府有組織
無組織

第三講 節制主義

現狀把民族意識引入沉睡，卻只有民族意識，得使現象突爲之昭蘇。一有，便一切有。我們現在只能假定民族意識已在活動，爲政治進行的前提。用這種前提，來談政治。我國政府，雖有府、院、部、會、省、市、縣的正規組織，但政治是沒有組織的。政治的組織，應該抽象的出發於文化的系統；具體的造成政府的準繩。文化的系統，就是民族生活歷史的總過程。民族生活，不外於自養、自衛、自教。政府的準繩，就是政治形式與政治內容二者的決定。這大衆的自養、自衛、自教，所謂「衆人的事」，就是政治的內容。管理者的自身組織。

三民主義的解釋。

就是政治的形式。三民主義，是包舉政治本末及其形式內容的主義。以民族爲立腳點，制定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雖是政治的主義，但總含有許多的社會民族運動。）使文化的系統，接觸到政治方面來。然後以民權主義爲一切政治形式的準繩，以民生主義爲一切政治內容（政治內容，括以自養自衛自教，即廣義的經濟軍備學藝道德）的準繩。而其最高的與最後的精神，在世界完成民族。民族完成世界。而於諸民族中，又加強主觀的調子，以改造中華民族爲其現身說法的基石。所說緊要法，歸宿則在節制我民族這時間的與空間的青黃不接。而得一終局的諧和。所以三民主義一貫的精神，是一節制主義。孫中山先生說，「對於世界各民族，務保

政治內容
軍事經濟
學藝道德

世界完成
民族完成
民族完成

節制主義

持我民族的獨立地位，……發揚我固有的文化，且吸取世界文化而光大之。」這是節制的最高原則。「發揚固有的」是時間的節制法，「吸取世界的」是空間的節制法，「獨立」而更「光大」是集大成的結果，集大成本來就是節制，這是「孔孫綜合」的脈絡，正是諧和的成就。關於精細的發揮，當另詳專著。時髦的智識分子，開口談政治，便不注意到我民族與世界各民族比較，所以關於民族主義的根本工作（就是民族健全運動）從沒有一種認識。我們已經爲現政府打開一個苦悶的謎，將民族不健全的事項，明白劃分在政治以外，由我民族去擔負這根本工作，把民族的前途，主要的放在民族自己身上，不單放在政府身上了，復次，他們談

政治，開自便集中論點在政治形式，就是只關心「政權以如何形式而存在」的問題。二十年來，各項形式，都有了「曇花一現」的試驗，但並沒有一次在大眾之前，透出了些許的清新空氣。我已經說過，「愈忙亂在政治形式，便愈荒廢在政治內容。」我們已經坦白的主張「孫文主義，至少還得統治中國三十年，不管他副憲的形式了。」所以我們可以節省許多時間，不必再談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就利用這時間，來談政治內容。照民生主義所揭櫫的準繩，以經濟問題爲首要，顧慮我民族生活的自養自衛自教的文化歷史關係，與當前事實，以次談到軍備問題，學藝道德問題。如此，政治的組織，抽象的方面，有民族運動，足以富之；具體的方面，政治形式，

節制文化

節制的經濟的軍備的學藝的德

節制三角

事實上已具大體，再加上政治內容，當然就把一切自然的散在，爲人然的有意識的組織了。政治的內容，即所謂「衆人的事」，就是民族生活更加緊急的組織。我民族生活，導源於節制精神，有過去的「節制文化」爲之說明，今又正在準備爲將來的文化，作一種新節制，所以全部政治的組織，都是節制的政治內容，當然也是節制的，就是「節制的經濟」，「節制的軍備」，「節制的學藝道德」，「任何一個政府的組織，分門別類，以取便於行政的，都是這三件事的加減分合，可說是一個「三角體」，就是一體而三角，三角而一體。在節制主義之下，可說是「節制三角體」。任何民族，都要求生存，一體，便是「生存」，生存不能無方法，三角，便是「方法」。

但還是人類一般的方法，因為任何一民族，皆在時空的累積之中，演進其文化，其文化之所標著，乃其固有的特長，從積累的末梢出現，利用這特長，在人類一般方法之上，例如把我民族的節制精神，加上這三角體，這是「方法的方法」，以方法的方法，為生存而生存，這是政治內容的精髓，不過這方法的方法，這「節制」不是「習與性成」，「馬馬虎虎」在所謂「中庸」學說之下過了多年生活的大衆，所得了解的，他們或者也高興談「節制」，他們以為節制，便是「馬馬虎虎」的文言，我們應該說明一下，我們先說「遷流」，渾渾噩噩，一切生活，都在環境受動之中，待至歲月蹉跎，自然因變而從化，將來無希望，過去無悔恨的，便是次說「適應」於環

如何去了
解節制。

爲自主
自由而
自由
自由
自由

境受動之中，看出應付環境之件，以環境爲先行指標，而不自意識的自性，乃從而趨就或避遠之，將來雖存希望，環境不必隨事實以俱來，希望無實現性，過去雖多悔恨，環境或且使事實爲更壞，追悔無改造力的，便是這就是說，「遷流」是不自意識，也不意識，環境「適應」，雖意識環境，但環境是在自我之外，卻並不意識環境，要在自我之內，要自我去統制環境，「節制」是比「適應」更進一步，在受動之時，以自動浸透之，當自動之際，將受動包舉之，客觀如有定性，主觀得貫入而轉變之，主觀如有情性，客觀得策應而振盪之，在內外交迫的危急中，要決擇得自主，在環境混亂的困難中，要運用得自由，爲自主自由而節制，自主自由即節制，與「弛而不張」

由節制

發強節制
文化，反
對復古。

政治內容
的基地。

的「馬馬虎虎」恰是正反對的「張而不弛」。這是我民族固有的生存大法。我們反對復古的傾向，我們卻熱烈的希望我民族固有的特長，從時空累積的末稍出現。我們要以節制的經濟，以節制的軍備自衛，以節制的學藝道德自教。以下分頭概說各項的基本造意，只能算是「政治內容的基地」，斷不就是政治內容。關於有計劃的施設，因為不是本談話的職分，應等待另外的機會再說。

第四講 節制的經濟

我民族的經濟，在現狀上看，還不能算是「適應的經濟」，只

攻勢的
文化的

可說是「遷流的經濟」去「節制的經濟」實在太遠。怎麼叫做「節制的經濟」？就是爲經濟的時空的空間的靑黃不接得一個諧和。原來經濟不外以土地勞力資本爲活動力，以都市與鄉村爲活動場。都市經濟資本爲出發點，土勞受其吸引，鄉村經濟土地爲出發點，資勞受其吸引。古今中外一般情況大抵如此。我中華民族自受「洋文化的攻勢」以來，土勞資三者久已失其平衡，亂暴性的外來資本宰制了我固有的土勞，而且破壞了我土勞資的全部結構，中國從此無自主自由的經濟之可言。經濟失其自主自由，比「無經濟」更壞。現在就是想恢復到「無經濟」的地步，在政治關係上，尙且辦不到，所以亂糟糟的，大家只等着民族的末日到來。

節制的經濟，要從「出發」。

蓄積民族資本。

不過人類不應該是一種「坐以待斃」的生物，我民族何能獨異，自主自由，只能從自己方面致力得來，希望人家給我，已經是「我喪吾」事實的「無經濟」，是做不到，但心理上，我們可以確定「無經濟」的認識，我們以堅毅的精神，從「無經濟」出發，（勿謂這話說得太極端，凡倡「節儉運動」及「國貨主義」的人，都要站在這個出發點，纔算有效。）要自主自由的去利用我們的土地與勞力資本，是人為的，我們以民族健全運動，提倡「蓄積民族資本」的精密方法，（軍閥不割據，內戰不發生，一切存外國銀行的款項，都可轉存本國銀行，鄉村也有無數小單位的資本活動起來，）並且也不要過分的資本，去助長事業的浪費，或反以破壞民族經濟。

的平衡，致使新的運動失敗。我相信，「節制的經濟」的最高策略，是發達民族性的鄉村經濟（生產廣義的國貨）同時控制世界性的都市經濟（控制廣義的洋貨）。對於那些「洋文化的燦爛」所造成的「條約都市」，我們權且想像着是無數的沙漠，不為雞口而為牛後，這樣的光榮，我們的精神，是不能更忍受的了。我們只要民族，民族只要歷史，我們光明磊落，赤裸裸的，自己認識歷史交代下來的一整個普遍的「窮措大」（我民族在洋文化的攻勢之下，早亡了魂，我們要從民族生活上去招魂！）請看歐洲的文藝復興，只有歐洲人發見了他們的「自我」，這「自我」的開展，其一支派，不就是這東方民族——我中國人之陷斃的資本主義帝

本
自
正

國主義嗎？我「民族意識」由此而破裂，而麻木，試問我們的「自我」在那裏？我們將恐陷之不更深，穿之不速死，則以「夸父逐日」的精神，處被資本帝國所吞噬的地位，去追逐崇奉那資本主義，當然不怕沒有總崩潰的那一天。我們應該從睡夢中大覺醒起來，現在已到了最後的機會。我相信我「民族經濟」的最正當的目的，是爲我民族得到食衣住行最低限度的自足自養的一單位，決不會夢想到，以無計劃的過度生產，在世界奪取市場之一部，所以我們不說什麼「產業落後」，因爲二十世紀的經濟，在人類過程上，不但成了多方面的疑問，並且已經是走頭無路，就是說到中國，除了我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發展而外，並沒有與洋文化相類似的。

都市是地
小而物約

本位經濟

經濟產業本來就不在一條路上走，有何佔先落後之可言。我們自誇的，是「地大物博」，但都市是地小而物約，地大物博全在鄉村。我們應該從地大物博的根據上，去逃脫經濟侵略的陷阱。現在的鄉村，是「無經濟」，（沒有民族的經濟組織）不是「產業落後」，是民族三千年相繼繼承的本來生活，這生活的自然過程，不妨稱他爲「本位經濟」，因爲還是「河文化」，（河文化詳後）的經濟。這本位經濟，除了近幾十年來，兵匪橫禍，遍地滔天，煩徵苛稅，水旱，疫癘，燒殺，流離等等慘劫（因爲總沒有人到鄉村去建設，所以便大有人到鄉村去破壞）以外，並沒有洋文化的中毒。所有經濟地盤，依然是民族的，依然是普遍的「窮措大」。這些窮措大身

一切富的基礎。

上所充滿的勤儉國風，依然是一切富的基礎，比較以「購買」爲他民族致富，同時卻自炫其購買物（對象向上）以爲富的國風，全是一正一反，後者是發揮了「反倫理的利他主義」，又可說「富是更窮的原因」；而前者卻是「窮爲富的基礎」，卻是「自我向上」。在這樣的情態之下，中國的領土，還沒有被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網」一網打盡。這就是說，還有廣大的經濟地盤，沒有受經濟侵略的創傷，爲保全這些乾淨土地起見，實有立刻劃一「創傷線」以隔離「已創傷」與「未創傷」的兩種地域之必要。已創傷的地域，叫做「創傷地域」，同時，「劃爲激勵地域」，「創傷地域」好比是血毒，「激勵」的意思，好比是消毒注射，「激勵」終

創傷線。

創傷地域與激勵地域。

自足地城

內層

戰勝「創傷」這就是控制洋貨的微妙手段，防禦「帶疫性的都市經濟」的持久陣營。至於未創傷的地方，則劃爲「自足地城」是勤儉國風無限發展的樂土（但以民族健全運動已在進行，軍閥割據的局面已經打破，人民受法律的保障，比租界更加安全爲前提）是生產重要國貨（指米，麥，棉，木材，煤，鐵，牧畜等）的大本營，是鄉村經濟的自然系統，這個區域應確定爲「民族經濟的內層」其明白的輪廓，（劃定以後，應由國家製爲詳明的地圖，爲全國國民知識之用）應以經濟侵畧力，絕對達不到的地方爲界限。過了這界限，便是跨過「創傷線」了，便是入了「激勵地域」即「創傷地域」但是還可分爲輕重兩種創傷，凡在萬人以上的都

外層：

中層：

激勵工作

市，洋貨占市貨之半以上者，及一切「條約都市」（條約都市，約計有百零四處）皆確定爲「民族經濟的外層」（即「重創傷之部」）國貨占全市貨之半以上者，則確定爲「民族經濟的中層」（即「輕創傷之部」）中層，外層，皆爲「激勵地域」這，激勵地域，「雖常複合在「創傷地域」之上，以努力「激勵工作」（即一切自求民族健全，「盡在我我」的工作）同時並爲「創傷地域」與「自足地域」的中間機能，即以至誠無息而緊張的「民族意識」溶解中層，外層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膠執，以漸次助長「內層」的擴大，又以「內層」的擴大，使「中層」自然向外推移，又以「中層」的推移，使「外層」自然向外減縮，既可計

中間機能

日而程功，更易換形而移步。（這樣辦法，是對經濟侵略的「經濟收復」；是次殖民地的地位者，對於帝國主義者回敬的薄禮；是必然的因果關係。使鄉村以我新經濟的開展，發生多數新的小都市，並漸次使「中層」—「外層」的固有都市，尤其是「條約都市」—轉移以洋貨爲主動的經濟中心，並形成「內層」—爲民族生活根本重地。張嘉璈先生，主張建設新經濟單位，所見至爲難得。這都可以說是移步換形。）以科學的計劃，民族自己改造的精神，極和緩而合理的，又廣大而普遍的，回復自主自由的經濟，當然需要詳密的系統的具體組織，這應俟調查完成，纔能談到。我們現在最好對於眼前驚心動魄的事實，（不要看做是多年見慣的）趕快注意。

客觀的
倫理的
利他主義

上海

上海對外
利益分發
中國對外
利益分發
此對外分
發的利害
關係都上
海

檢討一下。我不已經說過，我民族中一部反民族的分子，實行反倫理的利他主義嗎？不過這還是單指出主觀的方面，中國最不得已的事，更是「客觀的、反倫理的、利他主義」。這就是租界租借地的破壞，我領土與行政、海關的協定（還不曾真正自主）外人在內地經營工廠、航行內河等等，直接造成經濟創傷。地域現在只舉「上海」為例。上海，是中國第一個大都市，但是有何光榮？他不是「民族的利己」的都市，像紐約、倫敦、漢堡、馬賽一樣，他是「反倫理的、利他的」都市。上海愈發達一分，中國便愈破敗一分，正如刀在頸上，戳入愈深，慘死愈快。作「民族自殺」工作的軍閥，年年內亂不止，更使工商業的託命，全靠外人鐵蹄下的一片安全之地，「為叢驅」。

持高德攻
的毒矢。

沙上屋。

雀」，「如蟻附羶」更增大上海爲全國生活重心的資格，這不但
是「魚遊釜底」不知命在何時，實在是極端的發揮了「反倫理
的利他」，「試一觀察這些出入於上海的所謂中國工商業的巨頭
（此外官僚軍閥，依靠上海爲「慈親的懷抱」，這樣民族的不肖
子，更是說不上。）外人眼簾下的可憐蟲，如何捨命的掙扎，真是
哭不得，笑不得。（除黑暗方面的漢奸，買辦等等，在外。）他們常在
「持滿待發」的亂暴資本的毒矢之下，一經努力圖成，正供給外
人一個好目標，大有「未結胎，先落魄」的悲運。他們的事業，永遠
只是「沙上屋」，「風中燭」，怎麼叫做「沙上屋」呢？例如「民
國十四年五卅事件發生，抵制洋貨運動的結果，上海華商紗廠，乘

機擴充銷路，貿易頗有起色，然工部局則停止電流的供給，因此不但紗廠工作不能進行，即其他規模宏大的工廠，亦不得不停止。自七月六日起，至九月八月止，單就華商紗廠論，受送電停止的影響，損失達三百萬元之鉅。我們的工廠建設在工部局的電流上，就是我們的屋建設在沙上。其他類似的事實，當然舉不勝舉。又怎麼叫做「風中燭」呢？仍可舉華商紗廠爲一例，「民國七八年間，歐戰告終的時候，新廠勃興，曾照原有錠子，增加二倍，但不久即虧損不支，其最大原因，由於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即外商在華得競設紗廠，其資本之充裕，予外商以發展之良機。這就是「燭在風中燃，爲時亦太暫」的事實。中國追逐資本主義，也經有了多年，「漩渦之中，

風中燭。

漩渦之中。

不能游

不能游，「創傷之中，不能生產，所以不能有何結果，正是自明之理。加以政治關係所惹生的「愛國運動」也在上海集中，而歷年來的經驗，又已告訴他們，與其在五分鐘熱度之下，犧牲一切，「杯葛運動」在創傷地域中進行，是人類的稀奇事，與我們所謂「激勵工作」不同，不如忍心害理，苟全苟得這些事實，完全證明「創傷地域」的工商分子，格外顯得「良心的苦悶」。上海而外，凡在所謂「條約都市」都是一樣的。有苦說不出，如要列舉證據，真是萬倍於本談話的篇幅，也說不盡。這就是「創傷地域」在中國早已事實的成立，更無人能否認。此鐵案，又「激勵地域」也早已在中國有歷史的烙印，並且隨時隨地都在發作或進展。（揮蕪

良心的苦

民族要來
生存，是
骨子裏的
根。

從經濟本
位出發的
辦法。

芳足抵張學良，政府方面無希望，民族方面有希望。也同時可以明白認識，原來前清末年，已發生所謂「排外」，但是起於政治的，乃至文化的，經濟的，大抵是民族的「誇大」與「愚闇」的結果，然骨子裏卻有其必要的根據。吾鄉賀金聲就義的慷慨，實民族精神代表者之一。辛亥革命以後，最先是把文化的排外，變為接受；政治的排外，改從經濟覓出路。所以現行的「經濟抵制」，是人民一般的民族健全運動。（但還不是十分合理的。）與中國政府所由組織的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原來是兩系的，這是中國社會的實情。我們更主張不要「官方的鼓勵」，有替代「經濟抵制」的新辦法。（不單是政治外交失敗的抵償，要是從經濟本位出發的辦法。）

任。外的消

民族的互
共利的運

爲淨或塔
是順主，塔
的根子美

全國大規模的斬新的，由民族運動樹立「民族經濟」確定「創傷線」一激勵地域，「內中，外三層」有深廣彈性的民族經濟之組織，就是消化歷史的排外繼承性，爲達到「世界完成民族，民族完成世界」的目的，使洋貨在中國更有遠大發展的希望起見，新生這民族的世界的互益共利運動，因爲凡屬經濟界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知道，要洋貨根本的維持這久遠而且妥當的購買力，當然更要中國民族，不至人人都在飢寒中度日，纔行，所以我民族自求生存，在以洋文化進攻中國者的眼光看來，骨子裏，也是有其必要的根據，不過不要過於激進，使彼此都下不去，就是了。原來，每值國難將成的時機，當然民族的強烈情緒，已不免帶有爆發性，一切

沈勇的自

短時間的局部的抵制組織，是出於衝動而又衝動，所以立法與運用，更難得有發現穩健的餘地，不似長江大河，浩浩瀚瀚，卻是山溪岩澗，濺濺淙淙，不但容易得世界深厚的同情，成民族協調的諧和，反被誤會爲「排外」，反易助長其「從洋」，令我民族應「一心一德」，在「民族意識」的大覺醒之下，爲「忠勇的自決」，其一「自決義」應如下：「我民族應爲全世界謀貢獻，同時全世界應爲我民族謀健全。我民族與世界任何強盛民族同樣，有一要求獨立自由的生存」之權，但同時有一特點，卻與世界幾個強盛的民族，不一樣，我們永遠不想以武力、經濟、文化侵略其他任何一民族，我們爲自救起見，我們大規模的分劃全國，隸入於兩域（創傷地城，

民族經濟
的組織

激動地域)三層(內層,中層,外層)的民族經濟組織之下,對於

一切洋貨,以令洋貨有更好之將來之希望,自由吞吐之。(我國無「關稅壁壘」之可樂,並且國內不急速生產,無法抵制「傾銷」

但我們只要一旦得直訴於民族意識,絕對的不排外,不與一切條

民族的人
格

約,發生任何抵觸,我們要求我民族的人格,拯救民族的沈淪,渡過

刺激與
地

民族的厄運)以控制洋貨,為生產國貨之強大的刺激與明白的

標準,我們應施行一切洋貨國貨的統計,由於此項統計,不單是應

付現在,而且計劃將來整個的最高計劃,我民族大會與政府合意

的製作之我一般大眾,在這最高計劃之下,自由的努力從事於國

計劃的自
由經濟

貨的生產與分配,成功一種「計劃的自由經濟」,「這種「計劃

的自由經濟，並不是從紅色帝國主義（計劃的）與白色帝國主義（自由的）各截取一半，只是我民族經濟自然的趨勢所暗示與必然的事實所造成同樣，由於這趨勢與事實所指導的新途徑，又可決定我民族經濟的生產手段，手工生產是我民族的本位經濟，我們當然不主張像甘地的紡紗，積極的復興手工，不過為暫時適合我全民族約百分之八十的大眾所保有的勤儉國風起見，不能抹煞事實的去廢止手工，並且廢止也不必要，又可能既不廢止，便要獎進，在「內層」的地域中，不投入競爭的圈套，不妨認此為「自足」的一種手段，同時，也可以酌看生產的種類，漸次導入機器使用的效能，到了「中層」，「外層」，當然以不困於經濟

侵略的毒蠱爲限，可以無限制的採取機器生產，因爲「三層」的情形各異，所以綜合起來，可以稱爲「機器的手工業經濟」。不過這所謂「機器生產」，根本不是追隨資本主義的意思，資本主義者所用得着的機器，都注意在生產得愈快愈多愈好，卻把用機器的「人」完全忽略了，所以得了「機器的自殺」。我民族在今後三十年，最高的目的，只求達到最低的「自足」，保持自養的一單位，所以機器生產，反站在一一個應付與補助的地位，就是只承認機器爲我民族經濟系統中的作用之一部，不是一切都屈從到「機器系統」之下。這樣的「計劃的自由經濟」與「機器的手工業經濟」，在漠視國情，專重學說的人們看來，免不了要說是不能兩立。

的矛盾。這是「他們的所學，要他們講話。」但我們相信正是有青黃不接的事實，做準確的根據，強欲避去，尙且爲不可能，不如從矛盾中發見諧和，用節制的意味，去渡過一個難關。這以上，就是我關於「節制的經濟」談到基本造意的一點希望。

從矛盾中
發見諧和

第五講 節制的軍備

現在我們要談民族自衛的「節制的軍備」。怎麼自養之後，繼以自衛？因爲吾人是生物，是成長的，養料（廣義的）是成長的直接需要，又爲吾人工作的生產。敵有與我同需要，而不欲工作，或缺少「工作資源」者，則將以掠奪爲生活，而不能自衛的民族，必永

自衛的條件。

受被掠奪的犧牲。所以自養，是生存的第一條件。同時自衛，便是自養的第一條件。那怕是二十世紀，殺人越貨的擴大而又擴大的行爲，依然是任何文化民族中的基本事實。雖「息爭」與「非戰」已

怪現象。

成爲世界運動，但解鈴正是繫鈴人，所以世界成功了新的怪現象，就是掠奪時，便蠻幹一爭再戰；被掠奪時，便狂叫息爭。非戰在這怪現象之下，可以認識人類掠奪事項是如何的普遍與嚴重！如果我民族要求生存，僅求自養的一單位，只算是「象有齒以焚其身」地大物博，正是被掠奪的原因。假使不先得完全的自衛，則進行自養，非徒無益，而又加害。（東三省自築鐵路與開葫蘆港，是一例證。）

前清政府一手包辦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自有人類以來，中華民

戰敗的結
果。

族特別在國際上所造成的畸形國際關係，不但是奉送了政治的要素，並且連民族生存的要素都奉送完了。我們只要翻一翻近百年來國恥堆積的歷史，每一次，都是「自衛」上的關係，戰敗或不能戰的結果。簡單說一句話，每一次戰敗來的條約，應該以「一次的戰勝」去之，這是中國人最低限度自衛的一單位。如果世界不能在外交關係上，諒解我民族要生存的話，不過這樣強大的軍備，是我民族所不願，而且事實上不可能的。我們只準備以「節制的軍備」為我民族自衛的標準。縱觀現狀的中國，雖萬事都敗壞，但以軍事為一切敗壞的頂點，軍事自身，為全國政治之統一的障礙，這叫做「民族失了積極的紀律」。既障礙政治的統一，

民族紀律

對內自殺
的軍備。

民族不健
全的軍備。

又鞏固政治的分割，化良善爲匪盜，夷大博（地大物博）爲焦土，這叫做「民族失了消極的紀律。」有一於此，儘夠滅亡，何況兼之。所以我民族初不必談「對外自衛的軍備」，請先注意這嚴重的事態，這「對內自殺的軍備。」當然「節制的軍備」更加距離太遠，只有單刀直入的先鋒除了「對內自殺」便是向着「節制的軍備」前進的第一關門，但這「對內自殺」是「民族失了紀律」的事，是民族不健全的重症，應該由「民族健全運動」去努力，不是政府所能辦到。（京中某報論四川二劉混戰事，謂「根本解決在打破軍閥割據局面，鏟除軍人地方觀念，能否做到，視政府有無決心。」這樣的論調極多，舉此一例，希望政府過分，是年來對於政

民族健全
進步與政治

尖銳地位

府失望過分的原因。政府至多只能爲枝枝節節的補救，以期與民族漸次的走向健全相應合，所以「民族健全率」纔是「政治進步率」。民族健全，是「權」的培養，政治進步，是「能」的培養。權能相待，人民與政府互助，然後這根深蒂固的軍閥，有改造爲民族自衛力之一部的希望。原來民族自衛的事，比較自養範圍大爲狹小，其地位則極尖銳。只要辦理得當，民族壯年中的一部分人，已夠完成全民族「外禦其侮」的屏障；如辦理不得當的話，那就這壯年中的一部分人，已夠製造全民族自己滅亡的命運。而得當與不得當，所爭只在毫釐，其地位之尖銳可想。我們知道民族生存上的一切對外關係，都委託政治組織的政府去負責，對外自衛，便要依

第一紀律

第二紀律

專及天職
人，陷於罪

政治的方針爲轉移，所以這對外自衛力，應極嚴格的充分的統一。在政府指揮之下，這是「第一紀律」就是「民族紀律」而一切部隊與一切部隊間的紀律，是「第二紀律」就是「軍隊紀律」。古人說：「盜亦有道」，所以「第二紀律」就是「匪軍」，他們也是加倍要求的，凡不在第一紀律之下活動的軍隊，比較匪盜，不見得更難能而可貴，（積極的對外，不能戰勝攻取，已辱及天職，消極的對內，更加禍國殃民，全陷於罪人）縱然他們在要求權利的時候，也自命爲「民族的干城」，這就是所謂「所爭只在毫釐」者，我敢警告我全民族，萬萬不要忽視這裏所提出的「第一紀律」，須知中國目前的情形，養成二百萬絕對服從軍官的部隊，沒有什麼

干政與
內亂

爲難而要養成二十個絕對服從政府的軍官，卻是極不容易的事。軍閥割據的局面，是「軍人干政」與「內戰無罪」二者，有以獎進之，應由民族大會創制律文：凡軍人干政者，以破壞主權論；凡國家軍隊，不得中央政府命令而兩造內訌發生戰鬥行爲，以致損及民財一部，害及民命一人者，以「強劫」與「殺人」論。其在軍事的責任上，則爲破壞了「第一紀律」——「民族紀律」。其總原因，由於據地分肥，（一日有割據的省防，便一日無統一的國防。）是物質凋敝後的生活最惡化的一端，應該受民族的裁判，使軍人對國家與人民，担負抵償，以回復紀律。務期全國一致，在「一貫的紀律」（即第二紀律第一紀律一貫）之下，打開軍備的「新紀

一貫的紀
律

軍勇軍。

多不知情

人與器。

元第一紀律既振，第二紀律自然更易嚴整。（東北的義勇軍，是第一紀律大振的效能，愧死以第二紀律自矜者。）所謂「置之莊獄之間，天下同風，但軍備的性質，總要維持增進其尖銳之地位，我們反對以量多爲主的「多兵主義」，使尖銳性全頓鈍化，並且擴大大費用，多惹麻煩，而效能反近於零，而紀律亦隨之鬆懈。我們主張以質精爲唯一的目標，達到質精的方法，單從「精神的人」方面說，應注重選質於現在，而造質於將來，選質以普遍的測驗（新方法的檢閱與考試）爲公平的決擇；造質以民族健全運動完成其新國民的地位（例如清除全國文盲；任何壯丁，都受重視本國史地的國民教育；出生年月日，有登記；身家有固定的土著；早婚及鴉

片賭博全禁絕等等。選質以結束募兵制度爲其歸宿。造質以創建徵兵制度爲其基準。至於物質的器，應採用世界最新式，原料與技術，必須自足自給，要做詳盡的方案，事涉專門，非本談話所能具，好在並不是什麼難事，只要辦理得當，不過只是陸軍一項，還不能算做民族自衛的軍備，況一般的「精神的人」已經是不像樣；而一般的「物質的器」更是徹底無準備，所以值得更加堅實的努力，在努力的方向與程度上著想，我們從海、陸、空三方面來看，我相信陸不比空更重要，空不比海更重要，因爲防陸軍備，雖是糟不可言，但不能說不是具有實質的基礎，最好以改造代創設，防空軍備，則急待創設，防海軍備，則改造既不易，創設又極難，本爲我民

族自衛最重要最根本的方面，卻全爲我民族所漠視，所忘卻，這是我國防的眼光上，莫可追悔的大錯誤，及今不圖，萬事休矣！這個重大的意義，實在不能不吐露一點，縱令談話較多，還乞各位忍耐。

我們主張要建立一個「東華西華的國防」，因爲一個大國家的國防眼光，是最高的指導，須得從民族的歷史的生活上，文化的地理的關係上去決定他的基礎。國防是防守這國的輪廓，所有的地域關於地理，尤爲密切。任何一個民族，如其保有「民族意識」，意識他的地理，將要比意識他的語言文字習慣等等，更爲重要了。挪威與丹麥，不列顛與美國，便是十分明白的事，所以民族的大事，就是這些人與這些地，永遠爲密接的粘著與相互的發達，可以

說地理的意識，是民族意識的基石。離開了「地」的民族，例如猶太民族，不過是人爲的短期間中一個奮興的名詞罷了。我民族，號中華，就是四萬萬餘個的這些人，與三千四百九十六萬餘方里的這些地，融合渾一的存在，中華的中，是集於一中，本無東西南北分割的必要，獨是我生以來，熟聞習見於南華北華的名稱之下，時有南北的隔閡，雖不知何所始，似非無歷史的慣性。原來我國文化，歷四千年，與巴比倫、埃及之出發於河文化者，同爲人類歷史的特載。所謂鍊錘文明、灌溉文明，嘗繁榮於渭河流域，以次由西向東，漸及於黃河三角洲的大沖積平原，依着原有的路線，繼續發展。（今所謂「以農立國」的根本原因。）直到山東海岸爲止，攷其時代，適

當周朝山東成爲由西向東的文化之尾閘以孔子的集大成對過去劃一結束對將來成一新型其後更出發於此沖積平原而爲南進北進的發展東西向的文化潮轉爲南北向的春秋戰國確係其時至秦以郡縣規統一明明取北守（長城以限北）南進策新河文化由此顯明（舊河文化概括渭河黃河流域新河文化概括揚子江珠江流域）漢始完成之因爲新河文化的地域最利於發達舊河文化的精神即自然的水系支幹紛披較人工掘造的灌溉利用更爲簡易絕無發見「新生活理想」的必要所以我民族更成功了長期的社會之聯繫與渾一（新舊河文化只示地域時代之別並非文化的歧異）漢後裂而爲三魏當舊河文化吳蜀當新河文

中國與歐
洲

化，疑此爲政治的南北分割之始。有極靜定的社會渾一，又有極動搖的政治紛爭，各有不可逃的事實。中國所以不能成爲歐洲，（有絕對的不可分，故不能各國分立，如歐洲；有相對的不可合，故不能國無內亂，如歐洲。）三千年來，內亂不絕，一直到了今天，依然是不能不渾合的，爲民族的文化方面，不能不分裂的，爲國家的政治方面，所以南華北華的心理構造，仍是強有力的傳統事實。

我們今日有很明白的理由，證明現在的南華北華，較海禁大開以前的南北，其製造內亂，擴大內亂，更爲酷烈，正如制治之必有其精神，同時造亂亦要有其物質。海禁大開以後，中國沿海岸，爲世界物質集散的總場，而南華北華，則各有此海岸之一部，即不啻各

中國大略
東北是南
國北是南
相與相背

受世界物質的補充之一部「地醜德齊」互不相下，恰又沿襲歷史的南北精神，以加強其動機，新物質加上舊精神，兩惡相濟，火上加油，最近二十年來，軍閥勾結，帝國主義者，以促進「民族自殺」，帝國主義者，亦買收軍閥，以摧毀革命勢力，被困於這既成的構造，太勢莫可挽回，一至於此，原來歷史上最早的南北，大抵因爲一切外敵，都從西北方大陸來，年深歲久，外敵的種類既多，彼此的勝負相錯，教我混化，外戰內戰之界限，漸以不明，南北形勢，既成政爭，也就化爲內戰，此時已經有所謂「地醜德齊」者，以爲之原因，就是近海岸的各省，天時地利（雨量相差不遠，物產豐富，略相等）特佔自然的優惠，南北也各有其一部分，受地理的支配，有不得不然。

會北的
北的
北的

河文化
文化
文化

河文化
文化
文化

之勢。由此可見昔日的南北，必然的發生於外敵關係；由外敵轉爲內戰，又必然的受支配於地理關係。今日的南北，則除新的地理關係，使內戰的性質，更加變成慘毒而外，於對外敵方面，已是絲毫無意義的了。新物質之惡化的利用，舊精神之腐化的遺傳，這早已不是我中華民族的河文化範圍以內的事。這是河文化的末運，爲洋文化所驅使，製造並擴大其內亂，盲人瞎馬，不知所屆的危急存亡之秋。

怎麼叫做洋文化？古時我河文化，由西向東，停止於山東海岸，這是河文化的保守性，（元朝忽必烈想走出中國海岸，將陸上的威力，伸向海上，雖被挫於對馬海峽，然可證明蒙古人，是沒有河文

維摩與海
流說

化的保守性的)阻止我民族不得發見海洋。帆檣與鐵鏈，生活本相差太遠，整個文化是陸性的，雖得海岸，實爲「陸岸」。(必由岸更向前行，必從事於海，再回到陸，使民族與海，習性相需，纔算是一發見了海岸。一能夠發見海岸，便能發見海洋，不是兩件事。如果到陸地盡處便止步，那就只有陸岸的意識，只有「海沙漠」的想像。)又中國海岸，在山東半島以南，爲圓之四分一的弧形，沒有像地中海那樣的出入，勢難引入入勝，並且古時敵我皆以海洋爲阻障，既爲軍事的甌脫，難免自然的放棄，但這放棄，不是無期的延長。十五世紀中，葡萄牙人(葡萄牙王子亨利，獎勵船隻探險，從一四一八年起，其後，便次第的把人類歷史，變成海洋的了。)毅然把海洋發

見
海
洋
發
發

世界的
大大陸被
併合。

海洋的
地位。

不平等的
條約所
保障的。

見了；西班牙人跟着進行，荷蘭人更承繼了葡西的海上霸權。其後，在世界盡頭處的不列顛，又以海的民族，成功了洋上帝國世界的海事，利用汽機，改造一切商船兵艦，使海如陸。（科學稱霸人類以來，其最大事業，在征服了海洋。）不但沒有水陸的分劃，而且藉着浩瀚的水面，使遠隔的大陸，確實的併合在一塊了。不但我，不得再以海洋爲阻障，而且敵，反以海洋爲打破一切阻障的進路了。海洋的地位，是全世界活力的飛動場，又是各大陸精華的移轉地。所謂「西力東漸」，正值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成熟，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我民族性的河文化，在卻睥睨徬徨之中，如夢初覺的，屈服於世界性的洋文化之下，這已經有不平等條約的事實，充分的說明這關

可怕的結
果。

係了。現在我民族在這關係之下，又經生活着幾十年所忍受的，似乎不止於政治的恥辱與痛苦，且奔趨於大弱大貧大愚的總方向。萬派朝宗，夜以繼日，這不必問。是河、洋、兩文化的調和融合的結果，還是衝突齟齬的結果，總之，這結果的可怕，是我民族歷史上所從來沒有過的。

陸性壓力
與海性壓力

在昔由西方或北方來的陸性壓力，以我疆域的廣大，文化的成熟，未到海岸，便已消散；今則海性壓力，自東南方來，將我文化的中心區域，以物質文明，浸潤而侵蝕之，我文化的抵抗力，且有自行消散的症候。（嚴宗光說：「中國爲文勝之國，北族以質勝，質之力易勝文，而質之法，則難以變文，火器興，科學進，舟車大通，此而見勝，

壓力與拒力。

自主的
那的國化

將變於勝家無疑。其說近是，但變於勝家，這變的程度，正要節制。我們相信任何民族，只此壓力與拒力二者，循環往復周流不息於其全部歷史之中，拒拒力為無限強大時，壓力顯出漸弛性；反之，壓力為無限強大時，拒拒力也顯出漸弛性。（這是指文化的廣大範圍說，在不自意識的運行中。）這是同化的可能與進化的必要的過程。不過在民族意識有強烈之開展的民族，那就只有自主的同化，一部的同化，而極端反對不自主與全部的同化，因為等於文化之自滅，並應以十分明瞭的民族意識，採取迎拒外文化的態度，這是一種的「節制」。洋文化自闖入我中華關門以來，洋人洋貨，無孔不入，其誘惑，足以麻木我全民族的精神，其操縱，足以破

洋文化的
毒與化
苦與痛
北華的
同感。全
的。東
的。人
的。形
的。全

裂我全民族的組織。這樣的痛苦與毒害。無論南華北華。同感水深火熱。但直接成爲痛苦毒害的泥犁地獄者。就是沿江沿海一帶領土領水。天抵可以「東華」括之。這「東華」的人文地理的形態。就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政治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的不自然區域。就是洋文化的攻勢。以海洋後方爲根據地的前進陣地。所以這樣的「東華」顯然是世界史上的特別產物。而如疽附骨的粘着於我民族之搖籃。

我已經說過，「南華北華」對外早已無絲毫意義。而對於「洋文化的攻勢」卻有共同一致的毒害與痛苦。當然應該消極的一方面，廢除互殺的心理。構造積極的一方面，救濟危難的地理形

在一切失敗

應。這不是空言可以搪塞的，我河文化不但不能出海岸一步，連江岸河岸，亦到處失敗，「是我的一切失敗在水，而海性壓力的一切憑藉，也是在水」，昔朱元璋以方鳴謙習海事，問他的禦倭策，鳴謙說：「彼海上來，我海上禦之耳。」五百四十餘年以前，我先民已經提出我國防的原理，拿來應用在今日洋文化的攻勢上，正是天經地義。老實說，當葡萄牙人發見海洋以後，初向我國叩關之時，我民族早應接受這強力的暗示，至少應使沿海人民，習於海性，應使洋文化的基礎條件，潛移默運的滲入河文化中，叫河文化染色為河海文化，以爲今日節制洋文化的地步。元明兩代，既不自意識，前清更愚闇，一再失機，（鴉片戰敗，仍無刺激，湘軍盪平洪楊，始議造艦

海軍文化

國家的
地理形
態。

中國今後三十年

二〇八

地理形態的人，便愈能瞭解「東華的國家責任」。

完成海性
種本性的
科。

本性的
種本性的
科。

然則今日的救亡，得「李鴻章」便够了嗎？這又大謬不然。事實告訴我們，李鴻章不是爲中國與海軍的，他是爲中國亡海軍的。他固不認識海，更不認識科學（海性壓力的完成，有兩根本條件，一卽民族生活或民族一部分生活，爲海洋生活；二則自力的科學建設。）他的政策，便是彼以「船堅砲利」來，我以「船堅砲利」往。他看重了船與砲，但不看重造船、砲與用船、砲的人。與地，他是對象向上者，不是自我向上。以全國存亡所關繫的寶貴武力，放在丁汝昌漢訥根一流華洋混合的指揮之下，開戰之初，不以全力奪取制海權，乃舉所有艦隊，作爲護送七千陸軍之用，自取滅亡，騰笑世界。

全民族的
由全民族
起而反抗
擁護的

根本防不
到陸防不

還不去管他，中國從此便喪失了海洋自衛的意識，可憐我福建人還在抱殘守缺的掙扎着。可是我們卻不能不有更大的覺醒了，以我東華的全部，當全世界海性壓力之衝，世界是太廣大了，東華是太狹窄了，萬矢一的叢攢洞貫，無論福建一部分人做不了這靶子，恐怕單是代表民族的政府，還不能負起這抵拒的責任來，要是我全民族沒有把河文化染色成爲河海文化的鮮明意識的話，那海軍固然直接的沒有用，或反以資敵，陸軍也就更沒有用。因爲「中國的大肚子伸在海中，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最自由的戰場。」無海防，根本便談不到陸防，那就只有讓去東華，再向西極流沙，作歷史的回歸運動，放棄海都的南京，到陸都的蘭州，去建築國境的

防禦堡壘，準備更向雨量稀少土物荒涼的大沙漠方面前進之一法。

這本辦法
法

然則今日的救亡，必須先構成一個河文化與洋的化的中間文化，即「河海文化」，纔有希望嗎？這也不盡然，因為救亡有應急的辦法，有根本的辦法，兩項卻互為密切關係，只看「民族意識」活動到了什麼程度，便可以宰制進行的遲速與效果的多少，文化的新構成，本是自然的過程，我們便瞬間在新構成之中，不過要有一定的方向，便需要「民族意識」去把舵，由民族意識去指導民族生活，現在環境已有定向的支配，我們當然容易發見適應的辦法，東華從元明以來，便成了「洋文化的落伍者」，（沒有去

這民族的
生活

河文化
即河入
文化

發見海洋。正像西華從唐宋以後，便成了「河文化的落伍者」一樣，我民族的生活，開了倒車，只爲對着環境，不自意識，所以不見新生活的需要。河海文化，並不能從構成的新文化上出現，只能從生活事實上，去追求。不過我們絕對不懷疑于「河文化入海」的可能性，因爲洋文化的尖銳「觸角」，無忌憚的，可以突入一切。的河，河爲海所倒灌，昔日的海，爲河的屏障，今日的河，爲海的尖端，河已屬在海中，河之不在，河文化將安所附，所以河海不能更有界域。「海沙漠」早被世界人開發繁榮了！如今是向着大陸，張開了大口，遲早要吞噬下去！簇新的河海生活，就在「河被倒灌」這件緊迫的事實上，以十分明瞭的「民族意識」去造成現在談

河海生活

臨東華

中國民族
的原始部族

民族復興
的真實意義
新文化與
舊東西

不到河海文化，要先造生活，更談不到復興海軍，要先造河海文化。今請正告我民族，如何造成新生活——河海生活？我相信開宗明義，便是要在民族的心理構造上，建設東華西華東華的人地學的形態，已經說過了，西華，則與之風馬牛不相及，東華，是中華民族的本部；西華，是中華民族的原始部。春秋戰國，是我民族東西向的文化，歸為南北向的時期；今日，是我民族南北向的文化，再轉為東西向的時期，就是一吸收世界的「一發揚固有的」一節制文化的時期。這是民族復興的真實意義。所以這新的東西向，與舊的東西向，是新文化（河海文化）與舊文化（河文化的分水界，新東西，是海陸分進合作的，與舊東西，單為陸性的不同，又與目前一閉

東更東。

我們的軍
備，不能
扶植我文
化生活。

發西北論者」的苟安心理（因為他們是以南京震動，退守洛陽的事實，爲動機的。）更不同，我們要實現的，是「由西向東，東更東」。（我國海上移民，有很長久的歷史，明初，鄭和航海七次，所以南洋一帶，國人居留者多，明亡，漢遺民流亡海外，長子孫，闢土地，至今南洋方面的華僑，較之世界他處，根據特爲強固，正是「東更東」的更實，東南海岸地理的關係，可惜政府爲海軍失敗以來的後繼者，無海上保衛力，是軍備不能扶植文化生活的明白證據。）他們所夢想的，是「由西向東，東復西」，至於具體的分劃，應該有個「分劃線」，這分劃，應該從行政方面著眼，似利用行政區域爲宜，（中國天然區域，本可分爲近海部，內陸部，即東華西華的基本觀念，全

的方針。

以省區增減之。東華以「海岸省爲基地，而以海岸省的「毗連省」加入組成之。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遼寧七省，爲「海岸省」。黑龍江，吉林爲遼寧的毗連省，熱河爲遼寧河北的毗連省，山西，河南，爲河北山東的毗連省，安徽，爲江蘇浙江的毗連省，江西，爲福建廣東的毗連省，湖南廣西，爲廣東的毗連省，湖北，雖非直接毗連，但爲海所圍灌的長江的董心，較直接毗連省，關係更緊要，以「中各省」屬於「東華」。其餘，屬之西華，西華，可分三段組織，以察哈爾綏遠爲北段基地，開發外蒙古，毗連的河北山西，直接輔助之，以陝西爲中段基地，開發甘肅，寧夏，青海，新疆，毗連的河南四川，直接輔助之，以四川雲南貴州爲南段基地，開發西康西藏，毗連的湖北

湖南廣西直接補班之東華，以海爲精神，西華以陸爲精神，以人爲的差別，「交通」與天然的差別，「雨量」爲最自然的區分，顯然爲互助的區分，雖然有分擔的責任，因爲東華的大敵是橫海而來的，近隣的，又是世界的，有國際壓迫性與外交決定性的致命傷的，而西華則不盡然，由地理上去看中國的國際關係，可分爲「本隣國」、「殖民隣國」、「非隣國」、「本隣國爲日俄（小國不計）殖民隣國爲英法，非隣國爲美德意荷等，大抵本隣國的敵人，是海陸交迫的，殖民隣國的敵人，主力在海陸附之，非隣國的敵人，則專從海來，故西華的責任，除對俄所負者，與東華對目的陸地壓力略爲同等外，他皆無甚緊張，只要不斷的進行開發，工作不受外敵的牽

制，西華國防問題，便可解決。十之八九不過開發的效果不是無限的；開發的能力，也是不能不受補助的，爲東華稠密的人口求出路，正好償還東華的補助，所以東華西華各有爲我民族盡其最善努力的途徑，只有互助的必要與可能，而沒有互殺（像以前的南北）的可能與必要，因爲是全脫離了「地醜德齊，互不相下」的惡劣環境。

東西互助
與西北互

或疑分割了東華西華二分（南北）之上，又加二分，將成爲一個四分國，卽令「南北」從此消逝，仍不免在東言東，在西言西，兩不相依，各行其是，殊不知此項建設，是民族的新心理構造，並無什麼痕迹與鴻溝，並且本談話的全部，都以民族意識爲前提，要是

對海軍的建設，與這新文化的目的是

這前提不成立的話，任其各個分裂，那就至少有四萬萬上下的單位，又何止一個「四分國」？我不是說過，我國的政治無組織嗎？其根源，是由於民族的文化的生活，在社會上無組織，軍備是政治內容的一部，軍備自身的組織，當然要從政治組織出發，政治組織，當然要從民族的文化的生活出發，今因政治無組織，故談軍備，不能不遠溯及文化，何以我民族情願忍受海的全部攻擊，卻連海的一部防禦，都不想去設備，這不是我民族生活忽略了一大部分與地理相結合的文化嗎？這文化的消沈，同時便是這民族不適用於居住這地理的證據，東華所以不得不建設者，在以「海軍思想」實現「河海生活」造成「河海文化」，但得海而遺陸，與顧陸而失海。

同，所以西華是必然的聯帶建設。歷史的地理的位置，愈分明，促成東華西華的關係愈緊密。孫中山先生說：「鐵路布置法，須由人口至多之地，以達人口至少之地，則其爲利較兩端皆人口至多之地者爲更大。」此項原理，經營國家者，亦得適用之。並且先生的實業計劃，已有建設東華西華的暗示。（南京所以叫做「海都」，而陸都則在蘭州，也是一證。）這計劃，有偉大的新眼，這新眼，就是注視中國海岸。他要避去天津，新建北方大港於青島間，更要避去上海，新建東方大港於滬乍間。（新造海性的經濟中心，是要與「條約都市」爲移步換形的。）廣州不是大租界，可爲南方大海，這三大港，爲一切由東向西的橫貫交通線的出發點。（西北鐵路系統與

孫中山的
偉大的
新眼。

交通上的
關係
本位
的

由
外
向
的

西南鐵路系統二者，爲先生得意之作，全是橫貫東西的「維維來通」，是我本部與原始部的關係建設。至於「經線交通」，只注重本部的本位建設。在原始部，暫不十分需要。這明白表示由東的海，伸入西的陸，以東華海性的經濟中心之優越地位，促進西華陸性的經濟區域之開發。東西相依爲命，在海陸的天然發達之事實與形勢上，是這樣；在國家的人爲業績之政治與文化上，尤其是這樣。但是先生的注視中國海岸的新眼，不止於內向的，更要以海岸爲根據地，以次第發展我民族的「河海生活」，造成「河海文化」。（外向的）先生以爲中國的海岸線，起於高麗界的安東，止於近越南界的欽州，應在這些海岸，建設大小三十一個海港，而軍港在

運會環海
生活的核
心。
爲河海生
活的環境
圖的環境

外，並且應建立造船廠，至少須有航行海外及沿岸的商船，一千萬噸，而兵艦在外，大資本，務投於船廠計劃，直到每年可造各種船隻二百萬噸的限度爲止，這些，都是先生正告我民族，應如何去努力。「河海生活」的苦心孤詣的呼聲，在這呼聲之下，造港造船，確是河海生活的核心，我民族當已經大覺醒，而且極了解了，爲這「核心」更造成周圍的環境，例如指示國民思想，普汎的向河海方面去記載；獎勵國民習慣，普汎的向河海方面去訓練；誘導國民經濟，普汎的向河海方面去發展；提倡國民文學，普汎的向河海方面去詠歎；也都是應該急起直追，有待於社會各方面的努力的。

或又疑東華的精神在海，西華的精神在陸，所謂「東華西華

的國防，「大概就是海軍陸軍的分擔，這又是不可恕的錯誤，原來建設東華西華，消極的在打，消，舊歷史的南華北華，積極的在喚醒民族，有一種新的意識，去認識「河文化的末運」與創設河海文化，以節制洋文化的迫切（本應早在五十年前辦理的事）要從這消極積極的兩方，找出我中國國防的原理，只算是一種眼光，還談不到實際的國防，須知今日中國實際的國防，摸不着頭腦，一切無從著手的原因，就是缺少了眼光應急的辦法，不是沒有，不過使一切應急辦法，常成爲根本辦法的線上之一點，不致使今天的應急建設，爲明天的根本計劃所撤消，明天的根本措施，又爲後天的應急處置所排除，興廢循環，兩兩相消，永等於零，那就非先找出整

領的根本原理不可。日本今日正以封鎖西太平洋爲其一亞洲門羅主義」的可能性的試金石。幾年之後，誰統治西太平洋者，便誰統治中國，除了中國自己。能確實保有中國海（廣義的），所以我們的防海軍備較之防空防陸，關於民族命運者，更爲重大，更爲根本。中國的天賦在中國海，切望一切意志薄弱的民族分子，覺悟起來。

中國的天賦在中國海。

第六講 節制的學藝道德

在節制三角體中，只有軍備這一角，範圍極其狹小，地位最爲尖銳，而且幾乎全部都由政府直接負責去養成與使用，一切政府

手裏的事，還有對外機密關係，當然不必在此多說。我們現在要談到民族的自教——這一節制的學藝道德——了。古來便以教養並稱，民族要求生存，本來得養便夠，但人類已進化的今日，凡言生存，都是有些價值的並行。我民族的文化，於世界有其最長遠的歷史，只是過去的任何榮光，總不能安慰這當前的一切恥辱，而這些恥辱，是由成功了一個大國，爲其總原因，而得來的晦蒙否塞，一切都談不上。幸虧偶然的幸運，自天降臨，中國居然還有許多智識分子，在世界強盛的民族裏，像我們這樣的智識分子的總量，怕也沒有什麼重要。（看着我國智識界的生產，比比世界各國發明家的成就，便可知道。）不過在我這文盲百分之九十的國家裏，那就

真是無價之寶，因為有了他們，纔能使這廣大而漆黑的國土上，現出微微的星光，只可惜這些微光，都是方向錯亂得不堪究詰的。我們相信「智慧」是要求更智慧的「智慧的」，當然不應該智慧裏面，還包藏着「整個的「愚昧」在內。本談話的前半截，是關於「民族運動」的；後半截，是關於「政治內容的基地」，而以「民族意識」聯鎖之，就是說，一切的一切，都發動在民族一般的「智識」上。偏是三個大愚國，偏一切靠智識，是矛盾的；正因為是三個大愚國，所以一切靠智識，正不是矛盾的。二十年來，不可恕的大錯誤，就是全國智識分子，都把眼光注重，精力耗着，在勾心鬥角的政治，以致擴大互殺的修羅場，這全是智識裏面的「愚昧」在那裏作怪。我們

救國的民
衆運動的民

我民族生
存上的
第一重
的責任

是愛民族同時愛我民族任何一分子，要民族自救，要救民族任何一分子，只有大家決絕的離開不祥的政治關係，加入啟蒙的民族運動，重新努力於對己悔悟，對人覺醒的工作。這個沒躲閃的責任，就擔在全國智識分子的肩上。我們反對愚民運動，反對愚民政治，因為供人利用，徒長亂階；我們反對互斥運動，反對互殺政治，因為智民尙得不到諧和，愚民更增加其離亂。我們實在體驗到了一個信條，就是大貧與大弱，都不是直接能得到富強的救濟的，只有智識得救濟之，大愚更不待言。所以智識分子，掌握了我民族生死存亡的鑰匙，讓我們在這種意義之下，來課全國智識分子以第一重的責任，他們應負的，這責任的對象，是約佔全民族百分之九十的。

文盲就是說，智識分子的第一種工作，不是去做官或參政，也不是去爲政府教育人民，還不是爲人民去謀福利，赤裸裸的只是如何限期去消除全國的文盲，如何使繼起的文盲，絕對的不更發生，並且大家都能得到初等史地的常識，發揮真摯愛國的情意，是在每個智者，都以「整個全國的愚者」爲自己工作的對象，羣政府所辦的什麼「義務教育」或「國民教育」敷衍場面，是全不濟事的。我們應該把這民族大事，組成爲「民族健全運動」中的一部分，更有第一責任，這責任的對象，就是全國智識分子，以自身爲責任對象，這意義至爲重大。中國古來便有「文人相輕」的傳統習慣，認自發爲自由，又以取便於實際生活上不負責任，還是不待推求，便

智識分子的
第一責任

可知爲意志薄弱的結果。爭一夕的短長，傷民族的和氣，況在「飯碗門等」只聞「打倒你，我來幹的」一片廝殺聲，在多數閉鎖的系統之下，專門人各互相破壞，其專門守法人各守其一系統之法，而破壞民族的。大法直到國命垂危，幾十個領袖，又來倡「精誠團結」，這究竟只是「同黨成爲叛逆，叛逆又爲同黨的」遮眼法，只有智識分子的諾和，纔能消極的促成「理性統一」，「理性統一」比「精誠團結」靠得住。積極的開展民族前途，這當然也是「民族健全運動」中的大事，而且是「擇吉開張」之前的要着。如此，這責任的兩方面，表示「民族自救」的特殊部分，以應合時代的要求。此外，便是「狹義的民族自救」以政府所管理的

國家教育
本報記者

國家教育爲主要部分，但是這教育這一筆糊塗賬，從那裏算起好？在教育界的智識分子，比較的頭腦沒有那麼熟習，總算較接近於常識和二三能手，專門能力，還不致互相破壞殆盡，并且正希望着這一洋化教育與黨化教育之間，找得一條出路，不過這樣的直接辦法，事與近於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還得要提出一個基本觀念來供參考。

論說

而我們覺得三孔孫綜合，急待完成，因爲「洋化教育」其能「更誘導」一般青年男女的對象向上，而「黨化教育」的成分，怕是「藏於脆薄」不黨，則有關功命，必黨，則文化總體，難以兼容並包，其有「三孔孫綜合」最好爲我民族繼往開來，孫以孔而根，抵等孔以

孔子主義
化
儒家文化

孫而花葉扶疏，則一鐵床惡刑，一免去困難，一鶴長兔短，一不成問
題，但是要得綜合，還有訣竅，因為「孔子主義」與「儒家文化」是
有分別的。儒家承認道爲形而上者，器爲形而下者，關於「心」「物」
的見解，與我們不同。我們的意見，是「精神」由物質得充，物質由精
神得活，二者不能偏廢。與「跛行」儒家廣播上下道器之義，明明是
有所偏蔽。今日的我民族，因在物精凋敝，果爲精神萎縮，其責任當
由儒家負之。原來儒家文化，演成四民（士、農、工、商）的民族，使智

四民的民

識分子，不農不工不商，而得特標爲士，以從事於「坐而論道」流
傳所至，變本加厲，乃至「整個民族，墮入普遍的玄虛里，這是
天生自然生活的奇變，以替德離隄勞頓，使勞動者成爲不勞動的

「形主義」比較以財富離開勞動，使勞動者成爲不勞動的「資本主義」是更爲畸形的，財富離開勞動，故勞動者一方面所得是「貧」，「智德離開勞動，則勞動者一方面所得是「愚」與「惡」，「愚與惡」又成爲貧的直接原因，所以前者是直接得貧，後者是間接得貧，就是說，世界各強盛民族的勞動社會的貧，是由不勞動分子，吸收了財富來的；而我民族的勞動社會的貧，卻是由不勞動分子，吸收了智德，剩下了愚惡，再由愚惡而得來的，前者雖貧而不愚，後者則先得愚而後得貧，前者惟其不愚，故能蹶起爲社會革命，而所患只在貧，故社會主義都從經濟關係出發，後者惟其既愚且貧，所以因貧更愚，貧愚以交煎而互累，容或不死，則鋌而爲惡，「土無道接

得
愚
解
以

以故，沒有解讀
以無，充加

一，備宋文化
去，時則二
千，西曆年

下無法守，一衆惡相濟，貧與愚乃更擴。大這是民族不健全的真相。而爲各強盛民族所不會有之事。此項遠因，全是儒家文化以「精神獨尊」的倡導，喪失了自然生活的節奏，使「腦」與「手」永遠得不了解觸的關係。這是孔子逝世以後，儒家文化所高標的「精神文化」在我民族生活裏的嘗試，可是這嘗試是根本的失敗。請看中國的農業，只有實地的日頭經驗；工商業，只有師傅的直接傳習。古舊圖書，雖浩如煙海，但欲發現記載農工商各項工作細節，與經驗技藝的書冊圖表，除了官家的制度典章，文人的遊藝雜譜而外，是都不可考的。以我民族開化之早，睿智之多，歷時之久，推度之，各地方各世代種種勞作的總結果，空消散於「無記載」之中。

新士。

「實」果
「實」果
「實」果

的孔子
的孔子

新所鑄造法把古代文化的士與近代科學的智識分子兩兩溶解再鑄合爲一種「新型的士」使這種「新士」去改造勤儉國風中的農工商們的社會「新士」當然不是不農不工不商而是農工工商士以期打破農工商的「無文字」「無記載」的狀況「苦」不存在於農工商以外就是「道統」已不存在於「器統」以外道器因相需而平等以回復三千年來儒家所造成的形上形下的太反動同時便開拓孫文主義的民生主義與物質建設的新生命。至于說到孔子主義的精神本不在他所揭櫫的什麼「道」而在他所發揮的「合理的生活觀念」與實踐的道德。橫樑就是我民族至今所景仰而具有感化力的高尚人格普及社會

一般的通俗「簡語」現在還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話（孫中山先生說：「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強盛」，何況不止忠孝二字）並且人人相戒，不得忘卻這八大綱，「忘八」是今日的痛切箴規，流行愚民社會，更呈十分活氣，若論喚起民衆的實效，單是這兩個字，勝於幾十本宣傳小冊子。如果我們真要爲「文盲」啓蒙的話，我們應該從他們的生活中去尋找有來歷的材料。孫中山先生說：「我們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大家聯成一個國族團體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這是一「孔孫綜合」的主要關鍵。在物質生活方面，應以孫文主義改革儒家文化，在精神生活方面，應以孔子主義恢復民族地位。（詳細研究另詳專

章原材考

孔孫綜合
的主要關鍵

書)這就是「節制的學藝道德」的一種輪廓。

第七講 結論

我們的談話，現在已告終結，還要撮要說幾句，爲本談話畧表苦心，我相信不是全無益的「畫蛇添足」。現在中國的嚴重時局，決不是三年五年，便有解決的希望，自孫中山先生領導我民族創建中華民國以來，這二十年間，可算是一民族意識發動時期，今後三十年，應該是一民族意識完成時期。過去的二十年，大家所親見的，內憂外患的煎迫，已無虛日，其關係，全是本民族與他民族接觸衝撞的必然過程，將來的三十年，恐怕更要加緊的渡過而

民族意識
完成時期

在這兩時期之交的今日，確是最危險最緊急的關鍵。因為民族意識的發動，本來只要從民族外得他民族的比較與鞭策，已夠激發，不過我這大愚國，轉因他民族的強力侵入，而引起本民族中間一種「反民族的」的現象，就是「反倫理的利他」的現象。整個的我民族，因此硬被劃為「民族的」與「反民族的」兩大方面。這兩大方面的交戰，無時無地，不是極劇烈，極慘烈的進行。內憂一切的憂，固然全部由此得來，外患一切的患，也是由此關係所造成。從理天雙十節起，（「今後三十年」的第一個雙十節）我們很想把這兩大方面交戰的狀態，畧盡喚醒與修正的絲薄之力，同時祈願我民族，以一次大跳躍的進步，由民族意識發動期，轉入完成期。這

個消息，全在如何設法使「反民族的」勢力逐漸或頓時減少，「民族的」勢力逐漸或頓時加大。我們以為最好是以民族全力扶植一個「民族重心」以為抵制「反民族重心」，（即一切帝國主義）的「中流砥柱」。（這項「反民族重心」的跋扈，最近在國際的外交方面十分活躍，可舉例證，是李頓的報告書所表示的，這報告書根本懷有惡意，就是國際共管中國，就是日本所謂「精彩的部分」，而第七章更多謬說，中有云，「為舉世各國的利益計，調查團希望此項經濟絕交問題，應及早加以討論，並以國際協約加以規定。」這些話，荒謬到了不可究詰，這不止是國際共管中國政治，這明明是國際共管我民族的民族意識，警告我們的外交

負責人，隄防國聯與日本，把民族運動都硬做爲政治的過程，來制裁。二是日本軍部對李頓報告草擬意見書，根本方針六個項目中的兩項：（一）強硬主張中國不是完全的國家，（二）中國的排日分子，爲中日紛爭的根源，如不根本解決，國聯所有手段，均無效果。（據本月六日東京電）這明明是要根本解決我一切有民族意識而能實際活動的民族分子，恐怕任何毒辣凶狠狡賊殘忍的世界民族，也不會有日本這樣精深的（？）發明，要人家的民族全滅，供他養活自己的方便。他所謂「排日分子」，當然是注視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一派顯著的事實，這與李頓所說「經濟絕交所得的訓練及心理態度，與國民黨所代表的現代民族主義相

● 八個人我們的
● 種種惡劣的
● 性的

● 日本對
● 中國領土
● 的佔領

混合。組織方面，雖包括多數個別團體在內，而重要的支配機關，則為國民黨……官方的鼓勵，不無含有政府的責任。」等語，全是「一鼻孔出氣」他民族的政治的、經濟的、武力的、外交的、手腕、明目張膽的、不許我民族有「民族意識」事實的，存在這是如何毒辣、凶狠、狡賊、殘忍的事！日本正在對中國作「日本獨吞」的工作，所以與李頓的「國際共管」的陰謀，有互相利用的，有一柄鑿不入的，「為獨吞的準備起見，必先使中國喪失一切國際間的國家的資格，使中國在世界上名義的不存在，在這一方面，他是還要國際的助力，來成功他的宣傳的，所以他要強硬的主張中國不是完全的國家，日本的打算，是露骨而又徹底，他以為日本佔着地理

商特殊關係，除了中國自己復興以外，結局總不怕中國不歸日本獨吞，所以最緊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打倒中國復興。中國的民族意識已經發動了，所爭只在這幾年，趕下毒手，自己力量不夠或地位不便就多借重國際，來消滅中國國家的資格，中國便成了斗口是地塊，日本的割支肥肉，可惜國際卻不能拋棄自己的立場，樂為日本盡力，這就是日本對國際與美國的憤慨。

我已髮指毗裂，不能更說，借法國學者麥司加拉的幾句話：（見他所著的中國與國際法）補充一下罷：日本對華侵略的種種手段，根性上的不道德，無廉恥，假仁假義，遠過於蘇俄，各種的陰謀詭計，普遍的間諜行爲，賄買意志薄弱的漢奸，挑撥各方軍人的內戰，

且這魏是我民族分子爲帝國主義各種嚴重的侵略所惡化而成，爲反民族的。①的例證之一。②製造事變，而肆意要挾，侵佔土地，威脅暗殺，總之，凡實際政治在事實上，一切最卑鄙污濁的行爲，自奉政府，沒有一樣不盡力應用。③日本深切的懂得，國際上的成勢，向來不歸到重廉恥而講法理的政府，而歸到其求勝利不擇手段的政府。④因爲反民族的。⑤這狂潮，內外互相推進，是過於強烈而且深廣，對我民族所發揮的，虐誘強制種種惡劣手段，使我國，反民族的。⑥勢力，毒自內發，一天一天的橫決，外人間接指揮，國人已破滅，釀成民族自亡，不可救藥的趨勢，滿洲傀儡，其華既無賴，其鋒更險惡，刺入於中國之要害，而日本持其柄，況南

華北華的心理構造，正可利用，無窮的禍患，直不堪設想。魯川的事變，當然也不是例外。中華民族這樣大規模的顛倒破滅，絕非政府獨力所能挽回，值得全民族的奮起。今日是最危急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民族的」戰敗？還是「反民族的」戰敗？「民族的」成功？還是「反民族的」成功？這是最後的分歧點（應以民族分子的多數，決是非，定得失，明勝負）。要是「民族的」戰敗，「反民族的」成功的話，我民族命運的宣判，就是「因為民族自亡，外為國際共管，或日本獨吞」民族自亡，既已確定於內，共管獨吞便自然應合於外，在民族自亡的堅決意志中，無由發生對外的抵抗精神，大勢已成，誰能「挽狂瀾於既倒」，只好希望今日以前種種一切死，

今日是
最後的分歧點

日以後，一切種種生，而最初誕生的，便是我民族的重心。

附記

吾師二非先生，愛國特具高尚的心情，嘗倡言：「精神不是治國的工具，只可以創造治國的工具。」卻以爲學，有常課，無暇執筆論時局。先生知中嘗習速記，此次入京請益，因喜爲中等講演。這書的初稿，就是這樣來的。昨經先生整理後半部，凡關於具體的事項，大半刪去，前半亦多修改。先生獎許中有片刻的勤勞，且稱中爲這書的發起者，命記其經過，故附記如右。學生金中，十月十二日。

建國後三十年

一四四

中國今後二十年跋尾

李弟二非自民十七以歐遊離鄉勿相見者五年矣頃自京寓
寄示談話草稿並徵予意見予年老衰幸不轉於溝壑而妻孥僅
散生不如死今日此鄉村又非復五年前雖較遠洋巢實深伏閱窟
殆乎殆乎盡地而趨十九姓名已爲鬼錄使吾弟得歸者當悲痛不
自勝尙能論列是非耶予無意更何有見獨念吾弟少小從予遊志
儼天地死生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相代乎前而深靜不
一發中更戎馬周歷世界乃折節而盡瘁於哲學今亦十餘年從不
聞談時局其經歷也廣故其積憾也深其覺悟者大故其感人者切

文宗即非巨屢屢喻已是綑縲乎雖不習鐘誦倍屈越牙之白話書
漢書弟雖抱羅麻之念尙可庶且有以知中央之度越地方也則據
會稱不盡勞穡行人當獲便賦代而民國廿一年十月社康老人有
公澤

全年春語新一非以春舌展沐浴更西往樂登太華夜從落雁
業感紙麻之一落爲書抵于曰冷熱交感非何出一口熱氣不得索
眠其意蓋謂冷者哲學上作熱者時局問題也頃由京塵示我公後
三十年稿文附以書曰此安眠法也算是呵出了一口熱氣國有可
爲將長此樂眠否則悲眠耳予檢稿急讀一過知向之冷熱交戰者
茲且冷熱相和矣雖論時局固哲意也則爲之紬繹其崖略而書之

唐曰精神委靡非即自失其精神也其因在物質涸敝此義特精在
都市則發爲摩登潮爲貪污化爲漢奸國賊爲剝奪之理知爲勾心
鬥角之權位奪取在鄉村則發爲敲骨打髓爲流亡爲燒殺爲顛蒙
迷信爲饑饉道殣爲煙毒麻醉爲四郊荒蕪皆爲委靡以後之畸形
百出殊塗同歸此當爲吾弟千慮之一得者凡此社會現狀有二於
此足以亡國姑以理短刻薄言已將古代文化所謂誠所謂恕者掃
蕩無遺人與人且不得以誠恕相見人民與政府更互於巨禍防衛
之中相傾擠惟恐不至人民安得自由政府安得強有力而此現
狀抑且孕育將來少壯斃其長上子女弑其父母獸國所無今嘗聞
文悽情慘但人類奇變絕非嘉言懿行所能化其凶頑可知挽救之

方不在精神而在物質所以徒託空言而倡奮德者適以自暴其愚癡本未足怪夫惟物質愈凋敝而後要求物質之慾望愈厲恭洋貨充斥職此之由而其結果則又凋敝之上倍增凋敝都市苟有所得而非分揮霍則容受此最後之凋敝者微鄉村其孰能當之劉極必復今之鄉村亦云極矣而民族經濟乃應運而起此經濟具有現都市沙漠化現鄉村燦爛化之偉觀其機括又極微妙而輕利祇在撥動民族意識一剎那間事耳而民族意識則有健全運動爲其有用之支點大抵物質以榮養精神之末梢精神以生產物質之根源人生一切求諸己而自足本無待於外我國家我民族亦何莫不然吾弟窮源竟委探囊取物由一瞬所會悟者發揮於一夕由一夕所綢

繆者操券於一世（三十年爲一世）天相中國必有無數人豪同茲懷抱假吾弟之眼光以永遠驅除一切無後政策短命政策（嚴復所用名詞）以臨深履薄之戰兢心向破釜沈舟之勇決路者乘時奮起將令吾弟於今後三千年之工作中（吾弟嘗謂哲學工作爲盡力於今後三千年之人類）親睹我民族復興而且爲工作中之意識問題得一實證（吾弟嘗主張意識何者便創造何者）兼以慰其熱愛我民族事與菲希特近（菲希特當國難時曾發表對國民講演一書）功亦當不在其下也吾弟以爲如何五兄武壽書於叢桂初開之山中吾弟鄉居時之書齋兼山閣

中國今後三十年

六

三
十
年
近
中國政治史 李劍農著 三元三角

三
十
年
近
中國文學史 陳炳堃著 一元五角

三
十
年
近
中國教育史 陳翔林著 二元二角

三
十
年
近
中國外交史 劉 彥著 一元

三
十
年
近
中國軍事史 文公直著 四元五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中國最近百年史

顏昌曉著 六角

中山先生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半粟編 二元三角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劉彥著 三元二角

民 國 史

劉炳榮著 五角

被侵害之中國

劉彥著 一元三角

不平等條約十講

周鯨生著 五角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和進勢概論

汪精衛著 三角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財團

蕭百新譯 五角

中東鐵路與遠東問題

高良佐著 五角

上海大李洋書行印

最近十年的歐洲

FAHOLITUS

三元四角

歐洲政治史

今井至志著

四角五分

歐美日本的政黨

彭華著

一元二角

西洋文化史

劉煥榮著

一角

英國費邊協會發達史

川原大吉著

二角五分

產業革命史

上田貞次著

三角

印度史

劉煥榮著

四角

世界弱小民族問題

李作華編

五角

現代政治思想

徐慶華著

四角五分

上海太平洋書局發行

世界經濟之現勢	銀行新論	貨幣新論	財政改造	財政學新論	家庭經濟新論	經濟學常識	經濟學新論	經濟學史
余九嶺著	段宗寶著	郭作昌著	衛壽生著	李鴻章著	馬福慶著	周壽春著	安部兼利著	小川市太郎著
二角五分	七角	九角	七角	九角	三角	四角五分	六角	九角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印行

- | | | |
|-----------|----------------|--------|
| 人類行動之社會學 | 孫谷川民次著
阮有光譯 | 三
角 |
| 基爾特社會主義 | 北澤新太郎著
余秋安譯 | 三
角 |
| 獨裁制研究 | 三浦 實著
胡慶雲譯 | 七
角 |
| 我國佃農經濟狀況 | 劉大鈞著 | 四角五分 |
| 西原借款真相 | 藤田主計著
魏德柏譯 | 三角五分 |
| 揭破日本的陰謀 | 藤田主計著
魏德柏譯 | 八角 |
| 日本併吞滿蒙論 | 田野繁隆著
王嘉寧譯 | 一元 |
| 革命的外交 | 周便生著 | 九角 |
| 平均地權初步之商榷 | 南紀軒著 | 五角 |

俄國研究

俄國革命運動史

山內封介著 南仁山譯 一元七角
本書詳敘俄國革命的解放運動及革命家的經歷思想。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柯爾夫著 余應會譯 一元七角
本書把俄羅斯革命的全過程敘述得十分詳盡。

革命後的俄羅斯

李德運劉英雲合編 二元八角
本書詳述俄羅斯革命後的種種政況，及其國內最近之狀況。

蘇俄政治之現況

H. N. Brulov 著 胡慶雲譯 一元
這是一篇實地考察的記錄。欲知蘇俄最近之政治情形須讀此書。

蘇俄的經濟組織

尼林哈定合著 羅國英譯 一元七角
欲知蘇俄經濟組織的詳細情形請讀此書。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羅特希著 牛泉譯 一元二角
此書述明了蘇俄的東方政策，而日本人的野心也暴露出來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最近十年歐洲

H. J. BULL 著
歐戰 史 綱

本書者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總統最近十年來對歐洲
的現狀，他在這書裏記起得甚詳盡。這確是我們
一應不可不讀的好書。全書約四十萬言，平裝三巨
冊。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太平洋書法印行

中國今後三十年

全二冊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郵費在內

三三三出版

石 醉 六 著

上海白克路海路千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羅里千一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甲一三四一五

分售處

各埠
廣州
北平
漢口
南京
天津
青島
濟南
大連
香港
上海
各埠
均有
代售
處

